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耶穌會士沈宰熙譯

真福祿多甫弗致命傳

江南主教倪准

土山灣慈母堂排印

SMCC



伐味瓜亞弗爾多祿福眞

眞福祿多爾弗傳目錄

第一章比美天神 一張

第二章濟貧扶病 四張

第三章蒙主聖召 七張

第四章肄業精修 十二張

第五章主召傳教 十九張

第六章往赴印度 二十一張

第七章保祿公學 二十四張

第八章皇請教士 二十六張

第九章修士陞見 二十九張

第十章皇廷談道 三十一張

第十一章勇受艱難 三十七張

第十二章回歸臥亞 四十一張

第十三章撒地傳教 四十五張

第十四章致命同人 四十八張

第十五章爲主致命 五十三張

第十六章致命光榮 六十張

第十七章多顯靈跡 六十四張

第十八章敬禮光榮 六十九張

更正

八頁上半第四行祿再三而後起更再三而後祿起
十五頁上半第四行遠尼老更達尼老

廿八頁下半第三行紫更綦

三十四頁上半第九行信人更回人





眞福祿多爾弗亞瓜味伐致命傳

警言 聖奧斯定云、甘爲祭牲、故戰勝在世。

第一章比美天神

眞福祿多爾弗亞瓜味伐是意大利亞國人。其祖先居高爵顯位者不少。或在朝廷作大員。或在軍營作名將。或在聖教爲修士。爲主教。爲樞機大臣。

又稱紅衣宰相

亦有著書立說、印刻書本、傳後世者。

祿多爾弗之父、名若望、日羅尼莫亞忒里地之公爵。母氏瑪利亞俾亞、亦侯爵家之女也。生兒女八人、先育七男、末生一女。祿列在第五、取名祿多爾弗、生于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五十年、西歷十月初二日。弟兄數人、或有勳勞于王家、或受爵祿于聖教。顯耀當

時稱美人口。但世上之尊貴名聲，每每榮耀一時，漸漸靜滅。不比天主舉揚之人，聖德顯于當時，令名傳于後世。生前傍人稱美，沒後聖教頌揚。蓋傳播者，非世俗之虛名虛榮，乃根于聖德，由天主而來者，固不隨時而變遷也。我觀真福祿多爾弗亞瓜味伐，更信其事之不差也。

祿與聖類思公撒格是四代姻親。類思年紀，少于祿多爾弗。

類思嫡弟

亦名祿多爾弗，但同其名，而異其人。而聖德則早顯于世，被人敬仰。二聖血脈相通，

聖德亦相等類。誠不愧先後比美，更不愧爲聖兄聖弟也。

祿多爾弗自幼至長，不出家庭，常居父母膝下。無不測之遭遇，遠習俗之弊端。加之二親之善訓嘉行，是以多蒙神益。

本族中素重文學，講究書禮，栽培子弟，就才教育。但祿多爾弗於文字一道，淺而不足。其故何也？或以伊父政事冗忙，少弛教育。或以祿多爾弗資質少鈍，不及諸兄與弟，俱未可知。幸而伊母勤務神教，不遺餘力。天主亦寵愛此童，不等尋常。故年紀雖輕，早知修靈功課。最可奇者，年雖童穉，已蒙祈禱之恩。日行默想，勤行不倦。每每神馳形外，契主甚深。有貴婦出入其門，往往見其端跪地上，聲色不動。雙目仰視苦像，宛如天神之容。呼之不應，推之不動。卽以手按其目前，亦絲毫不覺。有一婦初次見此景象，未知其故，以爲靈魂出竅。卽驚慌報知其母。及復來視之，童已醒矣。

祿多爾弗每日必聽彌撒，必誦聖母小日課。每午後，直至傍晚，專

行誦經祈禱之功。自云。此我日日之功課也。其祈禱之處。或靜室。或家內小堂。或近處公堂。凡在茲常供聖體者。另愛趨往。但以久禱久跪。雙膝感受濕毒。腫脹成瘡。頗覺疼痛。于是改換常跪之行。仍不減久禱之功。年輕如此。神功又如此。若非天主格外聖寵。安能到此地步。

合宅見其熱心。蓄于內而形于外。概以小天神視之。并以小天神稱之。若此美名。非但出自家人之口。後在印度傳教。回皇見其聖德超羣。亦嘗稱之爲天神云。

夫貞潔之德。必遇難而益彰。族人中有見其行爲出等。不合世俗貴家常行。心生惡計。暗囑一女。以誘試之者。祿正色却之。怒容驅

之女慚愧而退。出而告人曰：如此貞潔，引誘徒然。祿退誘之後，伏地流淚，謝主救援之恩。此事此景，非祿自言之，乃惡謀之人，自揚之也。故家人知之，邑人聞之，莫不共欽共讚，歎其聖德之出類也。然而潔德愈堅，操守愈固。天主賞報之亦愈隆，如昔者，賞報聖多瑪斯退誘之功。雖不遣天神束以神帶，然賜其守潔特恩，終身不受外感，擾亂其心。此祿多爾弗將離歐洲，往遠方傳教，而告之于好友加祿瑪斯忒利利者也。但祿不因此而生分毫自負之心，亦不稍形驕傲之氣。反而格外小心謹慎，遠避犯罪機關。交結者，都是端方之友。披閱者，莫非有益之書。諸弟兄見其拘謹慎微，稱之曰迂儒。時或譏之曰：此耶穌會小修士。

祿多爾弗喜論天主之事。厭聞世俗之談。朋友中有談論俗務者。見祿至。卽改口而論神事。時值大瞻禮日。祿聚大家貴婦。或聚交好友朋。講道論理。他人本玩戲而來者。祿仍正格而道之。人或談笑分心。則婉言指斥之。

有多聖人獲主盛寵。藉以全心向主。亦謂之遷改之時。類思公撒格年方五歲。卽全順天主。祿多爾弗亞瓜味伐。年方十四歲。卽勇行主旨。降生後一千五百六十四年。時聖依納爵十友中之一。名尼各老鮑白弟亞者。來此講道。祿一聞之下。傾心悅服。又見非常善表。愈加感佩不已。于是與之扶助病人。安慰監犯。多受教誨。愈增神勇。矢志修道。卽自此始。

第二章濟貧扶病

愛人之德，聖人大都造極。祿多爾弗矜憐窮人，特愛無靠之輩。始而暗行哀矜，繼而顯然施濟，或于道路，或于貧院。器量本大，濟急合貴人之度。信德又深，更得賢母允准，故慷慨周濟，不遺餘力。母見賢兒好行其德，中心喜悅，准取家中之物，助貧人之急。祿亦以自用物件，送給貧乏，本身衣服，東分西散，常致缺而不全。

一次，冬寒時，一窮人身體半裸，來求哀矜。祿一時無以應其所求，忽見門上，有呢料大門帘，取而授之，貧人感謝不絕。去後數日，其人以哀矜之呢料，裁成衣服，衣之而來，將伸感謝。家僕見其衣上，有本家記號，疑爲小竊，將執之。祿聞聲，速卽出房，携貧人手，藹然

領出大門而去。

時值無物可施，卽脫本身衣服，著于貧人，無異著于耶穌。給以長衣，送以短褂，不一而足。自己短裝歸家，喜形于色。凡解新衣以行哀矜，則愈覺得意。蓋可重穿舊服，行仁愛之工，兼可行謙遜之工也。一舉兩得，能不喜哉。

祿多爾弗年輕靈潔，補贖苦工，似乎可緩。然每瞻禮七，虔守大齋，一爲欽敬聖母，二爲預備主日恭領聖體。其在平日，飲食亦少，一似日行大齋。母嘗謂人曰：倘非天主格外保護，必致瘦弱難存。當守齋，或獨膳之日，貧人更沾餘惠。蓋以席上所餘，盡賜貧乏也。如此濟人，貧人莫不感戴。共稱之爲貧人之父。噫，若此佳名，童子中

所罕有者也。賢童樂受此名，勝于本家公侯之稱。

其濟困也如此，其救難也亦然。凡負債難償，或冤屈莫伸者，前來求助，必獲所願。每于廳上，候人訴告，而轉稟之于母，懇請速賜調排。爲之說曰：「彼人遠來也。彼家待我助也。彼等窮乏人也。」伊母聞子出言仁愛，從勿推却。卽或有時露其不准之形，猶豫之狀，非眞不允。佳兒所請，乃欲倍深其仁愛，代爲說情也。

憐視疾病，比憐視窮人更甚。一遇空暇，卽趨至病院，撫慰之，濟助之。始猶未敢顯行，後知賢母不之禁，乃公然不避人目，或帶一僕，或結一伴而行。在病院時，見有病人來院，親爲之洗手足，備床鋪，領之安臥，勸之忍耐。若有所缺，卽遣人到家，取物以給之。待病人

如弟兄事病人如長老。

病院仁工猶未足滿其心願。于是請命于母，准其往顧貧病人家。母亦允之，雖然不能無所顧慮。恐偶一傳染瘟疫，爲之奈何。雖子死且不悔，而爲母者，分當預爲之防。于是商之于夫，夫亦大德不凡，囑妻當托賴上天大父照顧，任子行其所好，可也。惜乎，祿之賢母不能久居人世，親觀子之日進于德。子年方長，猝然長逝。臨終時，祿在傍，手執苦像，勉勵母親，出言宛如成人，其熱心厚重有如此者。故朝中大臣聞得此事，莫不同口讚嘆。母亡，爲之瞑目。伊父痛悼非常，祿稟父曰：母靈安妥，我等宜望得其所得，勿過分痛其亡故，求父節哀。聞者皆暗暗稱奇。

公爵大人自喪夫人之後，自覺寂寞無聊，難能久居家鄉，乃作出遊之想。少舒心中憂鬱。光祿多爾弗年已漸長，可送至教皇前，在朝廷爲扈從之員。其兄儒畧已在宮內，隨員班中。且其時若望公爵之弟格勞特亞瓜味伐欲進耶穌會，故將速此一行，爲作別之計。格勞特是祿之叔父。二年前，若望公爵曾遣之羅瑪，在教皇庇護第四位處調排不協之事。奏對之下，教皇息怒，慨然寬宥。深喜格勞特之才智，留爲隨身近員。庇護第四崩，庇護第五接位。知此年輕人必爲人望，亦器重之。

但天主聖意欲其辭世避榮，潛身事主。故格勞特上奏教皇，准其辭職，進耶穌會。教皇再三挽勸，不忍捨離。後知實從天主聖意中

來、准之曰、吾子、上主既召爾行修成之路、朕必不阻爾之志、往哉、主與爾偕、主福伴爾。

原格勞特之所以棄俗精修者、因耶穌會數士之端正聖德、另因聖玻爾日亞之德容道貌、感動之也。

格勞特後升耶穌會總統、爲最有名之一總會長、溯其入會、乃在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六十七年、年僅二十四歲、兄與二姊、明知此弟之操修高志、亦弟之終身大事、非惟不阻、且慶賀之。祿多爾弗見叔棄俗精修、感動之至、是亦卽其修道之緣起。明年正月、若望公爵、有往羅瑪之行。祿多爾弗不勝欣喜。蓋可成其大志、隨從叔父之表也。

第三章蒙主聖召

祿多爾弗亞瓜味伐自幼得賢親教導，遠離惡習。天主又賜之非常熱心，最愛神工。童時，行事已是不凡，可預料其將大有作為焉。年十七，適伊叔父格勞特有離世絕俗之舉，拋棄將有之光榮爵位，潛修耶穌會中，效法甘貧輕世之耶穌。公爵若望得此消息，速往羅瑪，與弟握別，并携子祿多爾弗薦于教皇，代伊叔父隨員之職。教皇慨然許諾，于是速為整備一切。不料祿多爾弗意有他向，志不在此。蓋見叔父離世修道，矢志隨從。既至羅瑪，即求耶穌會羅瑪省長收錄在會。省長欲觀其後，答以現難允准。

祿多爾弗到羅瑪時，伊叔已在耶穌會修院肄業。遂至初學院內，

請見時。伊叔父適在病院。服事病人。以行仁愛之工。他人乃領至病院相見。聚談之際。告以願入耶穌會。雖未知父意若何。然已已立願修道。終身不變。請叔父將此事代稟於父。及耶穌會總統。後格勞特與兄相見。述及祿多爾弗之事。雍和致意。委曲陳詞。伊兄雖有德之人。究以夫人新喪。愛子甚深。猝難放手。欲緩圖之。以觀將來。意即領回家鄉。間離叔侄往來。使子漸淡修道之志。

當時諸件齊備。欲送至教皇宮內。以當職守。而祿多爾弗潛往耶穌會聖堂。即伊叔父修道之處。與祭。當時覺非常熱愛。中心如焚。決志精修。充滿神慰。自覺于入會一事。大有盼望。與祭畢。再請見叔父。以時值講道。衆初學士。共聚聽講。故請少待接見。

祿多爾弗遊行園內，遇一輔理修士，問以初學講道廳何在，遂得指示而往。適廳門未開，祿直入其內，並不言明己爲何人，來此何意，猝下跪，行謙遜工。初學神師不識其爲何人，訝異不止，離座扶之起，祿再三而後起。既詢知其人，領往別處，將欲問所願焉。祿多爾弗未肯便出，堅請各初學前道候，託彼代禱，以得入會之恩。神師引之入房，問以何求。祿以欲進耶穌會直告。于是二人同往省長前稟懇。省長答以不能收納，并告之以故。惟許以同往總統前，聽其定奪。祿樂從之。及至，謙恭求請納會。總統嘉其志，但曰：令尊未曾允准，教宗前未曾奏報，汝既受職于朝，自宜奏准而行，故刻下未能錄入。祿多爾弗泣對曰：請爲愛主故，毋因人意而違主旨。

蓋人往往托故、阻行聖神領導。祿雖言出如神、仍不能挽回總統之意。靜默移時、不知所對。

總統見其憂鬱異常、心爲之動、請同用飯、畧以慰之。飯後、將遣人報知伊父。因祿多爾弗曾有不獲如願、必不出院等誓言。既而見總統稍改堅却之意、想爲已允。用膳時、心雖不樂、然聽飯廳中所念之書、頗覺喜悅。飯後、復求總長收錄。總長言言推却、謂修道一途、艱難頗多、不易從事。祿答曰、天主召人修道、必賜應有之力、擔承諸難。卽至流血致命、天主亦必扶助之。

總統侍前諸鐸在座、擇言試之。祿以善詞應之。省長試之曰、汝求入耶穌會、欲與叔父同處耳。祿答曰、否否。倘我言不足取信、可准

我入會試之。或發往北方。或遣至印度初學。我將立刻動身。並不與叔父。或族人話別而行。叔父雖爲可愛。而聖召更堪珍重也。時祿多爾弗之父。遣人尙未至。總統侍前司鐸。陪之談論。領之閱看院房。聖堂。及更衣所等處。祿口雖稱善。心實他向。一鐸直詰之。對曰。我敢實告。凡所見。皆合我意。惟耶穌會更愜我心。

公爵若望得信之後。不願怒形于外。又不敢顯然阻子修道。乃見教皇。將事之前後。上奏聖聽。事纔畧陳。教宗卽會悟公爵之意。欲送子歸家。試觀其志。以免將來出會之辱。教宗諭曰。耶穌會未曾確知人修道之志。必不錄入會中。朕將諭彼送歸汝子。試驗數日。倘見實係聖召。卽當任其進會。

傍晚、族中大臣亞瓜味伐及別位大臣、與朝中數人、到耶穌會院中、將來意告知總統。謂教宗及公爵之意、欲祿多爾弗歸家、察驗其聖召真否。真、則速放其入會。總統答曰、公爵大人、卽遣一介一僕來院、本會亦必使之回府、况諸貴大人親領耶。立卽傳祿多爾弗出見、領回。

祿多爾弗欲避不得。同座司鐸強之、引至外廳。祿流淚曰、迫我出院之人、其害我也甚於盜賊。蓋盜賊害我身、彼乃害我靈也。旣至外廳、總長與諸大臣同在。祿不待人開言、卽語來人曰、我未嘗得罪、爾等爲何難我。召我修道者、天主也。倘爾等不願遭其罰、請出外、爾等毋謀害我、而自害也。

本族中大臣亞瓜味伐比衆出力勸其歸去。祿曰：「老大人爲我族人是我知己，請思所勸者，合理否？」又有一大臣催其速歸。對曰：「貴大臣曾識修會爲何耶？倘或識之，則將欲我居會之不遑，何暇逼我去之也？」祿多爾弗言語剛正，當仁不讓。卽總統勸之歸，亦侃侃應曰：「神父，懇恕我言。凡天主所召修道之人，貴總統亦無權推却。天主上智，知誰爲宜于修會，不能差也。總長不之辨，惟曰：此係教宗之命。倘不卽動身，則無望將來納入修會矣。蓋順私意而逆長命，修會中所不能容耳。」

祿多爾弗聞言，卽謙然答曰：「如是，則我願往。惟在天主及衆人前，陳明我意。今我之去，緣總長之命。我視此命，爲許我入會之據。蓋

命我一如命久在會中之人。則我之聽命，始于今日，繼于將來，終至死于會中而後已。

至是，天已昏黑，來人燃燈，欣然領之而歸。既至家，伊父以聖經之語，謂之曰：吾子，爾于我何爲若此？祿婉言應之曰：上天大父有命，肉身之父，須當原宥焉。遂進房，憂鬱獨處，不與人交。飲食臥歇，少于尋常。惟祈禱，嘆息，哭泣，苦克，致身體漸漸瘦弱。人乃告之於其父，父命之與己同食，責其苦工過度。祿答曰：父，我之願入修會，正爲此也。進會之後，得長上代天主示我當行與否。倘我父不允，而我任意爲之，恐至傷身斃命，父將何以對天主耶？公爵聞其言有理，甚覺動心。

祿多爾弗家居約兩月。阻伊修道者，不一其人。外祖母侯爵夫人，聖名則濟利亞，族名奧爾西你者，阻之更甚。千方百計，用盡口才，以冀挽回其心。祿只仗聖經之言，一一闢去。外祖母見所辨論，盡屬無益，遂勸之改進別會，尙可有望于聖教會中之榮位。祿對以己志正欲拋棄一切光榮，故入耶穌會，以絕此門路。

有一命婦進而辨曰：人子須孝順於親，不可逆命。祿對曰：貴夫人，既明人子之分，抑知主命較親命，孰輕孰重乎？祿多爾弗向極順從親命，而于此事，堅不肯從。旁人不無深訝。然于此正可見天主之聖召也。

如此受試，歷數月如歷數年，乃往求聖玻爾日亞代奏教皇，庇護

第五、諭兩造來朝、各陳其說。祿之兄儒畧、代父呈奏。伊叔格勞特代侄應對。儒畧陳奏、特謂伊弟年僅十七、不宜輕易擇定如此嚴修地位。恐不久出會、將遺羞于一己。并遺羞于合族。冒昧立志、恐出自一時之憤悶、倔氣、而然。教宗靜聽兩造陳詞、不出一言。至此乃諭曰、其立志、並非出自憤悶、實由心平氣和、歡然而定。于是降旨曰、任祿多爾弗從其所好。但知伊父不久將離羅瑪、回歸家鄉、命祿多爾弗隨侍父親、直至還鄉之日。詎知教宗降詔之先、公爵若望已允子所請。曰、我子、汝所言、我知非出自汝、乃出自偕爾之天主。我不能再阻、往成汝志、可也。

祿多爾弗聞言、喜不自勝、卽乘機離家。適父與家中人、有拜會之

事。故未遵常規拜別。不告而行。不帶從僕。欣然自得。獨走至耶穌會院。既至院門。叩之。守門者歷知前事。不納。入稟長上。祿多爾弗單身俟門外。畧有羞慚。但見院人中矩中規。出入必稟告。更寓目感懷。既而守門者。同總統侍前司鐸出。問其由來。乃引之入院。祿覺欣喜非常。歡呼曰。勝矣。勝矣。隨將此事始末。細講一番。

總統措事周詳。又遣人至公爵處。問明果否允准。及見所言確實。乃命侍前數鐸。遵規察看。悉如常人。考試諸鐸。見祿文學甚淺。復命總統。總統欲其加攻文字。然後納會。并可愈堅修道之志。祿對以學問不足。情願爲輔理修士。有謂其于此職。力不能勝者。祿見既脫前阻。又遇此難。不禁哀哭。如童子然。他鐸憐惻之。請于總統。

謂納會後可以進攻文學。總統允之曰、冀其將來誦讀、學問大進。後此言果驗。

祿多爾弗一聞收錄之言、心中歡喜、不可言狀。舉手向天、感謝天主及聖母。入會初試、在降生後一千五百六十八年、西歷四月初二日。時年十七歲。又四月初試畢、行再試、於儕輩中、大顯其謙己愛人之德。

第四章肄業精修

聖依納爵時、羅瑪之求入本會者尙少。會中貧苦、京都尙無初學院。及賴內斯接位、初學士較衆。卽欲立院、又苦力不從心。及第三總統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接位、始購地立院、初學規模、于是乎全。

有主教某，願將聖安德肋小堂一所，讓于耶穌會。奏請教宗准之。又有一公爵夫人，藉隸班國，聞玻爾日亞欲建初學院，願作立院施主。代購小堂接壤之屋，及葡萄園一所，并白銀萬餘兩，爲本院租息之本。

降生後一千五百六十六年，耶穌會執業此所，院名聖安德肋。又以聖堂窄小，明年起造大堂一座，週年而成。祿多爾弗亞瓜味伐入會初學，卽在此年。然聖安德肋院，猶嫌未廣，不能容受諸初學士。故尙分居公學，及耶穌會本房。有神師三位管理，統屬於耶穌會本房神師。

天主祝福耶穌會總統，聖方濟各玻爾日亞，引動歐洲各處貴顯，

及聖德之士、投名於耶穌會中。計一千五百六十六年、初學者、三十七名。千五百六十七年、納會者、三十四名。千五百六十八年、求進者、四十一名。意人、班人、法人、德人、波羅尼人、比利時人、皆有之。或出公侯之家、或出卿相之族、或爲書禮之士。其中最有名者、達尼老各斯加、時亦在此初學院。

祿多爾弗見許多非常之士、不敢自居爲彼昆弟、乃視己爲彼僕人、而甘心服事。故初入修會、求爲輔理修士、人慰之曰、須寬汝心、天主欲爾居之者、乃此地位也。入會未幾、衆皆矚目於其美行。羅瑪初學院記、載祿多爾弗一事、確有可取。祿多爾弗、諸德昭彰、特於謙愛、聽命三德。蓋透徹其德之高妙、似非本性所能也。至其

誠樸更無可比。可卽一事以知其餘。一日諸初學士在散心間。如常散心談論神事。神師忽進而問曰。各人所談何事。後知各人談論中矩中規。不勝欣喜。更勉勵曰。善哉。小子。爾等在此主居爾中。見祿多爾弗聽此。比衆懇切。顧而謂之曰。祿多爾弗。我言是否。祿答曰。神父。真是。神師曰。若然。我等之信德大矣。但我等坐談。而耶穌獨立可乎。盍取一椅。以請之坐耶。祿質樸如神。速卽轉身取椅。跪而放之。中間請耶穌坐。其熱心誠樸之狀。難以言語形容。長跪不動。直至神師命起而起。此足見其熱愛耶穌。不比尋常。將來流血致命。非常勇敢。正爲此熱愛之情。

在耶穌會本房。住居數月。受命往羅瑪公學。習練仁愛謙遜之德。

昔在家鄉甘心奉事貧人。今在公學欣然服役同儔。凡卑微之工行之必竭其力。其質樸也。令人誤認其本爲服役而非貴家子弟。自來謙下之工。人每見之。不以爲奇。反而輕賤其人。祿多爾弗正以此而愈加愛慕。而其尊貴氣像。從不見於面目。亦不露於行事。此乃衆見之而共許之者。

聖安德肋院。貧苦之景。不一其類。只觀飯廳一所。餘可類推矣。當初飯廳。乃園中一方隙地。四面無牆壁。一面靠於主敎院房牆垣。其餘三面或攬以木板。或依傍樹木。上面紮以木架。蓋以舊布。以蔽風日。本有樹段一根。作爲飯時念書人之坐櫓。後以木櫃代之。下放乾糧。一櫃而作兩用。

聖達尼老及祿多爾弗曾在此飯廳留養焉。聖達尼老爲時甚暫，不滿十月。溯其進會之年，在一千五百六十七年，西歷十月二十八日。其去世升天，乃在一千五百六十八年，西歷八月十五日，卽聖母升天瞻禮。聖達尼老進會，先祿多爾弗五月，後格老特三月。達尼老初試避靜，格老特爲之指教。往羅瑪公學，服役廚房，亦格老特爲之同伴。一日，厨人命二人，取柴若干根。格老特運取一束，而達尼老悉如所命，只取若干，亦不加多，亦不加少。且曰：遵行天主之命，不可稍有移易也。當祿多爾弗入院，求初學士代禱，聖達尼老正在其中。見此少年人出身避世，與已相若。諒必心心相印，一如在天之神，彼此契合。達尼老在聖母升天禮日辭世，祿多爾

弗及諸初學士、一同送終、而其效法聖人之德、致令人指而目之曰、達尼老復生於世。若夫熱心謙遜、與達尼老不分上下。而容貌溫和、藹然可愛、亦足令人一見而向主從善。

祿多爾弗初學僅十三月、卽與數同人、受遣至瑪、則辣帶小公學、攻讀文字。公學開創伊始、諸未齊備、異常貧苦。來學者、雖以讀書爲業、仍不缺貧苦謙遜之功。

祿多爾弗文學粗淺、上已載及。今在公學讀書、又覺我不如人。然以謙遜爲心、反覺可喜。掩優示拙、避人尊重、習以爲常。一日、當衆考試、未見出色、謂同人曰、今日得我所願矣。其後才力學識、漸漸彰明、有謂其忽得天主光照、而至此者。有謂其昔之不如人者、非

真也。蓋有意掩才耳。

祿多爾弗竭力攻書，兼管飯廳。每聽講畢，察看飯間，務使處處整齊清潔。時而預備燈臺，時而掃除地平，時而洗滌碗盞，謙遜之工，內外交盡。公學中費用缺乏，則有若望安當者，求人哀矜。祿再三稟懇長上，准得作伴同往。於是牽驢出門，走至人家。若望入室升堂，祿則與驢俟候門外。有識之者，知爲某公爵之子，如此行裝，動人心惻。

福多爾弗凡聞人談其家世，甚覺不安。欲避不能，面爲之赤。見之者，遂置而不言。某省有一巡撫，與祿本族極爲相好。屢次來院，與之同念日課。一千五百七十年，巡撫與祿兄儒畧同陞樞機大臣。

因欲快祿之心，來院謁見，報以其兄陞任之信。祿聞之，嘆曰：倘伊棄俗修道，豈不更美？巡撫異之。祿曰：世榮多危，何可爲喜。

未幾，還羅瑪。長上命祿與格老特往謁其兄。及門，接客者，素識格老特，卽陪之而入，竟忘祿多爾弗。祿受此冷待，卽轉身入室隅，安心靜候。格老特欲讓姪先進，回顧不見，而問之。接客者知祿爲大臣嫡弟，慚愧謝罪，倍深敬禮，以補前失。祿乃受人恭敬，轉覺羞慚無地。

然而謙冲之中，時或仍用其身分，以行仁愛之工。當時有本鄉貧人，因債負冤抑之故，追念窮人之父，前來求助。祿乃不忘已爲公爵之子，遂寫信一通，代彼排解。

身雖離夫家鄉，究不忘家人靈魂。兄儒畧升任樞機大臣後，未及四年，得不起之病，莫敢告以危迫。祿多爾弗直陳病勢沉重，醒之曰：目前卽須見主，當善備已靈也。

聖教宗庇阿第五，深愛儒畧，欽命出使，見王斐理伯第二，保護教皇名分。教宗臨崩，命儒畧入宮，提念耶穌聖名。此足見教皇器重之特甚也。

駕崩後，纔二年，儒畧亦逝世。年僅二十八歲，葬於大堂內。臨死，祿多爾弗送之，如送伊母。當時儒畧悔昔日曾阻弟修道，今願效之而不及。儒畧亡後，祿報知長兄亞爾白爾曰：儒哥已赴福地，勝於處世。今與母親同在。然其亡也猝然，乃天主警醒吾儕，欲吾儕全

心歸向天主也。

讀文學二年畢，自瑪則辣帶回羅瑪公學，讀格物書。初似不及他人，繼而學問大進。聰明決斷，透徹精理。三年中恒心用功，以至於成。考績錄載其學問大進，可教習格物書，至講道之才，交接之能，堪稱雙美，惟力量平常云。

居羅瑪公學，一舉一動，盡合修士。身雖嬌弱，而自持甚嚴。靜居斗室，寒冬時，手凍成瘡，終不以爲苦。待人最厚，憂者慰之，弱者扶之，病者服事之。患難者聞其言，見其容，卽覺神怡心曠，克自振興。因其謙撝和愛，人皆聽其言，重其行。莫不戴其大德，欣感不忘。

加祿瑪斯忒利利，名士也。致命於日本，與祿同處四年，細窺其行，

欲一指其過而不得。祿沒後，人間加祿，祿德若何？答曰：祿德氣外溢，何德爲最？何德爲高？人莫得而辨之。至其端莊、謙遜、仁愛、良善諸德，無不彰明較著。聖類思公撒格及若望培爾克孟之德，足以讚頌者，亦如此而已。故雖不致命祭身，其德行已足多矣。

攻格物三年畢，進日爾瑪尼亞大公學，攻超性學，兼教格物書。考此大公學，乃聖依納爵所立，爲造就日爾瑪尼亞國中、年輕子弟，堅其德行，成其學問。發回本國，爲攻斥異端，堅固信德起見。當時公學院長，延請才德兼優之士，爲之設教。院長久已注意於祿，故求長上遣至公學，誦讀而兼設教也。其時超性學教習，皆爲名士。而祿德學並進。至其詳細情形，人未載及，只說其大畧而已。如聖

史記耶穌居家數十年事。惟以一言該之。祿多爾弗外貌平常。而卽之也溫。聽其言。觀其色。卽知其爲契主之人。自持嚴。待人寬。大齋苦工。常行不怠。

其居公學也。明知以讀書爲本務。故專心從事。不遺餘力。勉勵同儕。殫精就學。惟謙遜手工。不能如前習行。而循循然善誘諸生。足以補其所缺。年僅二十五歲。智圓行方。合學無不敬仰。諸生中有進聖母會者。有讀形性學者。皆上等書生也。長上托其指教。祿亦克盡厥職。院長見其才智超羣。選爲院中會議士。其與會議也。言論有識。人皆尊重。隨在身清行潔。足以感化諸生。凡親而近之者。遇之若慈父。觀之若聖人。是以別離公學之時。人皆依依不捨焉。

蓋天主選之爲丕揚聖名於遐陬君民者，故早成其大德耳。

第五章主召傳教

祿多爾弗童年時，謂家中三同年曰：我將遠往印度，致命于野人。言之鑿鑿，確實無疑。三童聞之而笑，不之信。二十餘年後，果如所言。三人尙在于世，有已成功名者，有爲一堂領袖，贊襄主教者。傳述幼時所聞，然不知祿何能預知其事。

祿始入初學院，傳教遠方之願，日漸加增。願藏修待時，援救多靈，愈苦愈甘，并願爲主致命。此等善願，超人本性，名謂傳教聖召，卽天主召人傳教之意也。祿起居動靜，惟此榮主救靈之念，時刻縈懷。日獻善工，以邀此恩。蓋明知傳教之人，乃天主所選，非人自擇。

凡遇機會，必以素志呈明長上。

聖方濟各玻爾日亞，傳揚聖教，慨遣非常之士，奔走遠方。如日本、印度、俾路、巴西等處。故當時傳教諸地，異常熱心。爲主致命者，屢有所聞。千五百七十年，耶穌會士先後二起致命，共六十有一名。一起四十名，依納爵亞材物鐸爲首領。在海面遇異端人船，諸修士爲彼殺死，而沉之於海。一起二十一名，遇害于加味諾異端人手。聖玻爾日亞仍不稍怯。隨又發十三位修士，往巴西國，以補所缺。

玻爾日亞去世，愛物辣末爾古良接位。祿多爾弗將傳教之願，再陳新總統前。總統雖有玻爾日亞之心，然恐俊傑之士，遣至外方，

則歐洲失股肱之助。祿之聖德才能，明顯將來大有作爲。加之身體柔弱，傳教他方，視不相宜。故以之間醫生及會議之士。醫士云：遠涉重洋，能速其死。會議之士，意亦相同。

祿見求人不允，卽虔求天主，得就其志。凡一觸其機，則此心勃發而不可遏。一日，聞東洋大司帳神父來羅瑪，卽往拜之。求其祝福，帶往傳教。祿於大司帳未到之前，日行苦鞭，有一刻之久。旣到之後，加倍苦鞭，有二刻之久。蓋欲用此聖功，感動主心，得成其願也。時羅瑪公學有一少年，名努西諾，聖名伯納定者，將來創立修會，以事病人，有德之士也。年紀雖輕，聖德已聞。凡人求主，不獲所求，大抵托其代禱。祿亦求之，冀得代禱。天主賜之身強，可獲傳教之

選一日、伯納定遇之于園、藹然向祿曰、天主將賜爾力、并令爾傳教、爲主致命、是乃聖母語我者也。但祿之體力、非惟不加、且更減損。長上命之棄書休息、靜養他方。祿自覺休息爲要、聽命而去。後果稍愈。乃稟院長曰、感謝主恩、僕得身體日健。長上命僕休養、僕固格外保重、得以身健而歸公學。惟求神父代禱、賜我神形都得其益云云。

當時、伊叔父格勞特在納玻利府、居省長之任。有聞祿多爾弗身體柔弱者、請省長召回納玻利府本省。一因天氣和順、本鄉水土必利于其身。二因不凡之士、召歸本省、以得本地風光。祿風聞之下、恐阻其傳教之志、故稟懇叔父、勿召回本省、阻已志向。叔父悞

會信中志向二字，以爲此卽在羅瑪讀書之志，遂嚴加責備。謂修道、人、諸事絕意，何有所謂已之志向。讀書間斷與否，皆出自長意，又何不忍捨去耶。祿受叔父訓責，知是誤會，並不告訴他人，卽叔父前，亦不道及。惟天主及總統知之。

身體復健後，回歸羅瑪，速往醫生處，示以可以渡海，可往傳教。醫生察得果已強健，特以其說有理，給以身體強健，有力渡海憑據。祿執此，赴總統前，求允所請。總統見其恒心，對以姑將思之。祿聞命後，懇切祈禱，加倍苦工。總長見天主聖意，實欲令祿往印度傳教，雖不合議士意見，然亦准其前往。衆人聞之，不無訝異。時超性之學，三年纔畢。此信聞于叔父，覺勃然有同志同往之意。越二年，

耶穌會遣修士傳教英國。格勞特亦懇遣往彼國。乃其賢姪之行。有以啟其端也。

第六章往赴印度

祿多爾弗亞瓜未伐。及將來同致命之伯多祿偕爾那。又首入中國之彌額爾羅明堅。并尼各老斯比諾拉。四位年輕教士。將離羅馬。朝見教皇額我略第十三。教皇藹然接見。語中祝曰。可愛小子。往矣。爾往福哉。朕心願伴爾往。天主引爾去。並引爾歸。既出。祿謂羅明堅曰。教皇云。天主引爾歸者。卽爾將回歸本鄉也。後羅修士爲辦中華教務。果還羅馬。

千五百七十七年。西歷十一月。祿多爾弗別離本鄉。別無隨身珍

物、惟臨行時、總統所給之聖母像一尊、祿常懷胸中、從不釋放。方登舟、海風大作、船將沉溺、舟子入水、泳游逃命。斯比諾拉從之。三修士不知泳游、呼吸待斃。遂許一願云、倘得生全、將赤足朝拜近處聖堂、告解領主、謝主大恩。修士所求、果見允許、遂即風息浪平。既登彼岸、即到堂還願。然其行路之艱難、方始未已。繼乘商船、海口又遇暴風、經七晝夜、桅檣折斷、船房激破、于是過宿船面。船面滿載馬匹、人畜同處。起居多苦、心實甚甘。

風濤方過、魔鬼突來、誘修士彼此不協。祿以其事、稟于總長曰、魔鬼知我等意見不合、遂誘我等互相不和。然賴天主大恩、識破魔誘、遠避魔計、不至妨碍。故至今、莫不心同意合。此我因有此失、而

得有此經歷也。凡遠方傳教者，必須識高志堅，方得禦誘之方，不
犯仁愛聽命之德。往艱難之地傳教者，更宜隄防。否則必阻神益。
千五百七十八年，西歷二月間，祿多爾弗到葡萄牙京都。心境甚
樂，體力頗強。稟總統曰：遵拜別諭，謹呈旅況。僕身體粗安，力量頗
強。往印度傳教，毫無艱難。賴神父代禱之功，得主佑于路途。身體
強健，倍于昔日，人皆稱奇。觀此特恩，及所得聖寵，明知印度之行，
乃天主聖旨。此一行也，即不能有利于他人，必有益于我身。是故
心中得意非常，即帝王之位，亦不願易也。刻下方知遇難事主，異
于平日。平日之德，遇難見消。得此經歷，亦我神父之恩賜也。在班
國及葡萄牙國，見許多修士，願得我所得而不獲。一轉思維，抱慚

無地。可知天主選無用之人，欲令教化之功，皆歸天主。僕賴神父代禱祝福之功，不懼艱難。離別時，承賜之聖母像，珍重之至，日懷胸前。常求天主及聖母保護，引導我神父。

因耽延日久，開往未定。故長上命祿預備領受鐸德神品。祿受命之後，非常熱愛，備領此恩。恭行總告解，并虔行初次聖祭。祿致命後，聽伊總告之司鐸，明告于人，謂其平生未犯重罪。祿起程前，寫絕財遺書，將分中家產，一概分給窮人。

祿樸實存心，凡人道及致命大功，頓覺非常快樂。在葡萄牙京城，每夜鼻中流血。羅明堅戲曰：此將來致命之記號也。祿聞之，喜不自勝。葡王巴斯弟央召見傳教修士，藹然面諭，特命致謝耶穌會。

總統爲葡國所行善事。惜葡王卽于是年交戰陣亡。

祿受神品後十二日，卽千五百七十八年，西歷三月二十四日，與十三位修士上船，離別歐羅巴州。臨行寫信于羅瑪院長曰：當我臨行時，一足登舟，一足在岸。心渡汪洋，而意已到印。未知將來所遇若何，然諒來必爲美事，切願我神父來伴我也。舟中所居之處，實如斗室，如監牢，如棺槨，高僅二尺，闊亦如之。能坐臥而不能跪，然亦樂甚。因合耶穌被釘之行。我等帶至珍聖骨，放在斗室中，與諸聖同居，何樂如之。

從葡國至印度之臥亞城，時歷六月，路經四萬里。是時蘇彝士河未曾開通，當繞亞非加之南嘴，而復向東北。較之渡蘇彝士河，道

路之遠，不止三倍。當時往印度之船，共有三艘，各載傳教士數名。祿與四修士登聖額我畧船，船載五百人。人衆載滿，足令修士多行仁愛克苦之功。當在海面，雖遭大風，然皆安抵善望角，卽亞非加州之南嘴。舟人遙見地岸，不禁歡聲大呼。祿修士亦覺非凡快樂，遂起永遠福樂之想。又自善望角開往毛常皮地，一月而至。祿在舟，講道施教，務理人靈。一人中途病亡，祿扶之事之，愈于弟兄。在毛常皮地，舟人買黑奴四百名，分裝三船，待之如畜牲。其中病者不少，死者十八人。祿不通言語，專施仁愛，以稍慰其苦。黑人中有稍通葡國語者，祿用以轉勸他人，得受洗奉教者數名。

第七章 保祿公學

天主降生一千五百七十八年，西歷九月十三日，卽光榮十字架瞻禮前日，祿多爾弗到臥亞城。明日，城中行大慶禮，恭敬至寶苦木，卽不多時前，耶穌會總統末爾古良所送者。祿登岸，樂不可言。跪伏以口親地，如彌撒中，親祭臺然。蓋祭臺係祭天主之臺，而此地將爲其散血致命之地。

臥亞城，在天主降生一千五百二十年，爲葡國水師提督達而布格而格所據。聖方濟各沙勿畧在一千五百四十二年到此，先是教化未行，風俗多陋。三十六年來，風化漸美，非昔日比。聖沙勿畧到印度前一年，葡國巡撫茄麥立修院一所。越七年，此修院交耶穌會管理，改名稱聖保祿公學。聖沙勿畧不朽之屍，先存是院。聖

堂。後在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耶穌會造本院房屋，乃遷葬於本院堂內，至今猶在。

臥亞近邊有二小島焉，本是盜賊之藪，竟化成信友興盛會口。管理是島之司鐸，因祿多爾弗長途勞瘁，欲休息之，請往彼島預集童子四百名，候在河邊迎接。新鐸到岸，雙雙成偶，排隊前行，唱教中道理聖歌，前聖方濟各沙勿畧所作者。後數百童子，環繞新鐸，感謝不辭幾萬里，來此救本地人靈之惠。祿見此誠心，不禁心動淚流，決志惠愛斯民。

一月後，祿又得非常安慰，有一印度酋長

酋長，即民問之頭目。

之侄女，當受

洗禮。同時進教領洗者不少。祿修士因人之請，付聖水二十名。有

一回教老人，得天主默牖，下山求進聖教，粗知道理，求准速受聖洗禮，亦允之。洗禮畢，卽日血冒而死。祿見此異恩，並見同來之士，各往傳教，倍增救靈神火。望長上遣己傳教，專治信友。然天主聖意，欲其尙待一年，加增功業，預備稱其才德之任。

聖保祿公學，非但收本地人，在此修道。且收耶穌會初學及讀書修士，在此專攻格物超性之書。然未幾，災害並至，特以依大爾汗酋長與葡人兵戎相見，諸修士多年不能安于誦讀。長上知祿多爾弗明于格物之學，及時事稍平，委以此職。祿滿心神火，專望傳教。今任以教書之職，不將逆其意乎。然祿操守素優，明知順命之益最大，故忻然樂從，授教一年。

葡員亞帶依特治理臥亞城時，有印度數小王，定欲驅逐葡人出境。統率十萬兵將，圍攻臥亞城。亞帶依特惟將七百兵卒，又添黑奴等六百人，共一千三百名，奮力抵拒。疊次交戰，殺敵一千二百人。敵將無奈退兵，臥亞遂存。

後七八年，地方尚未安靖。敵營僅在十餘里外。且海盜充斥，屢次攻擾口岸。祿遇此世亂泰然之心，仍不稍改，反覺茹苦似甘。誦其與羅瑪公學信，可知矣。信曰：天主授我效法耶穌救靈之職，經長途，受辛勞，冒死險。一樂也。歷苦境，飲苦爵，以此爲日用之糧。二樂也。昔者矢志離家鄉，離親族，離便適，每未實施諸行，所離有未盡者。今得有其實，三樂也。經云：非孩不入天國。我在此地，實成爲孩。

學言語、習風俗、守成規。土地、人情、飲食、衣服、與歐洲大不相同、今乃一一遵從、非孩而何。四樂也。

祿在公學、特著謙冲潛修諸德、人皆敬仰。尼各老斯比諾拉呈總長稟中、讚祿多爾弗之德、曰、天主將示其爲特寵之人、其時不遠矣。斯果真知灼見之言、其時果爲不遠。蓋祿教書一年、力量盡耗。休養二月、復將開學教書。臥亞忽接內印度國之信、國皇亞克白爾欲問天主聖教道理、請傳教士來國云。

第八章 皇請教士

葡萄牙人據印度沿海南境、而北境爲亞克白爾回皇所有、其國境自天馬山、至文地亞山、自白拉馬布脫河、直至印度河。二十二

國并成一統，名毛高爾國。皇雖年年交兵，尙能在許多處所，建造大工，傳于後世。此可見皇之才能也。

鐵木耳者，卽元朝成宗皇帝，有名之雄皇。亞克白爾乃其苗裔也。人云，亞克白爾不識字，不知書。然好文字。近臣皆道學士。其首相亞步爾法述爾更有名之文人。故彼方有諺云，人畏法述爾之筆，甚于亞克白爾之劍。亞克白爾狡詐怪戾，雖無異鄰國之君王。然爽快洪量，出自性成。其一后，是葡國信女。亞克白爾爲此善待信人。

葡人名搭伐來，聖名伯多祿，在毛高爾

或曰西蒙古

朝爲守備，防守孟

加臘海口。一日，王與搭伐爾談教事，述羣疑。皇雖回教，然不重回

律。問天主教有何經書，可有明白之人，與回人辨論否。搭伐來將其所知之古經新經，講述上聽。謹奏須請臥亞耶穌會士。倘得一人，則勝諸明佛律，回律諸人。并奏曰：有耶穌會二士，傳教于孟加臘江岸。有信人不願遵規，納船貨捐者。二教士令之完納，故藩庫得以充足。皇聞奏大悅。回朝後，即召見賢教士俾來依拉。教士入奏天主教道理誠規，然與回人公堂辨論之舉，非博學大士，不能措之裕如。故婉言奏辭。并奏請臥亞教士，必能如願云云。皇聞奏，愈願聞知聖教道理。遣使至臥亞與葡國總督，及耶穌會省長，商遣教士來國。

詔曰：亞克白爾天主所選之皇，因天主名，字致會長神父。

聖保祿公學可敬神父知悉。朕慕爾等遣愛白陶拉暨多明我俾

來斯

俾來斯是亞爾默尼亞國信人作翻譯官

二人來請明白神父并請貴教法律書

朕願通明貴教法律。通明之後教士願歸者可歸家朕必厚報。凡來此之人又當知悉朕必將厚待來勿懼朕將保護汝焉

一千五百七十九年西歷九月間欽差到臥亞城葡人迎之如迎總督禮候欽使船在三十里外縉紳家都往迎焉。欽使先會見葡國總督及總主教另有馬兵一隊陪送欽差大臣至聖保祿公學見耶穌會省長。遞詔書後入聖堂敬聖方濟各沙勿畧遺骸

教士因欽使來請實出意外其樂果不待言。但應遣之人須有聖方濟各沙勿畧之才德乃可。是以實難其選。省長意欲遣祿多爾

弗亞瓜味伐。然事關重大，不敢獨斷。商之公學諸司鐸，囑彼先求天主，後各書應薦之名。諸鐸概舉祿多爾弗爲首領，他士陪往。時祿年未三十歲。聞命之下，念職任之緊重，頓生畏縮之心。繼思光榮主名于遠方，不禁異常喜樂。起程前日，稟叔父格勞特曰：「臣雖無德，然念天主寵錫我靈，深覺欣慰，誠主恩也。自離家鄉，得天主恩賜，已不勝數矣。今者又得一大恩，遣往毛高爾國，亞克白爾皇前，顯揚主名。亞克白爾之于印度，猶土耳其王之于歐州。名振遐邇，威攝四鄰。我等訂明日起程。海道約千里，陸路五百里。此事急須天主神佑，懇叔父代爲祈禱。回人言多反覆，未可深信。我等此行，不無性命攸關。然我等滿心得意，我從未覺有如此快樂者矣。」

我遵耶穌善表，往遠處救靈，爲主稍受艱苦。卽流血亦覺甘心，致命容或有之。果如此，斯有福矣。侄之宏福，知叔父亦將垂涎。侄之快樂，滿溢難禁。渴待起程，不能自抑。懇代爲致候，表兄斯庇納爾利侄在彼國，待其至焉。

臥亞一千五百七十九年，西歷十一月十七日稟。

聖保祿公學中司鐸，願與俱往者，不一其人。而得選者惟二士。一名蒙脫勿拉，一名恩利格。恩利格藉地波斯國。先是回教中人，善言波斯國語。毛高爾朝亦用波斯語。故恩利格亦將大有助于傳教也。

第九章 修士陞見

自臥亞至亞加拉地。

卽皇之舊京城。

水陸二路，都不便行。水則海面多盜。

行旅多所顧慮。陸則須經仇人之國。更有不測之患。一千五百七十九年。西歷十一月十七日。教士自臥亞登舟向北。直至蘇拉得地。卽毛高爾國之首堡。後棄舟登陸。走入曠野。滴水全無。草木稀少。一望平沙。風日皆酷。

走曠野者。大抵結隊同行。駱駝數百匹。車騎幾百輛。遇難則彼此相助。見盜則爾我同仇。教士亦入隊。附從而去。欽使亦令馬兵一隊。護衛同行。以備不虞。明年西歷二月十九日。又有一旅大兵。乘馬騎駝。駕象來迎。陪至法德布爾京城。皇宮在焉。是日卽西歷二月二十七日。自蘇拉得。到此。共四十三日。

亞克白爾之舊京。原在亞加拉。皇喪太子二人。以此地爲不祥。乃

遷都于西南六十里，地名法德布爾。地本荒郊僻野，滿布沙石，水塘雜錯，孤山特立。山上有一回教中老隱士，皇或爲其聲名所動，故築京城於其上。創造之始，在一千五百六十年，前後共十有一載而成。居十三年，亞克白爾別有會意，棄新京而歸舊京，庶民從之。于是法德布爾之園觀臺榭，復成荊棘，爲狐狸所居。至今亞克白爾之子孫，無復問者。

城中僅存二村，郊外一片荒涼。破瓦頽垣，滿目皆是，而舊宮卓立，回寺高聳，一如乍棄景像。其堅固偉麗，有如此者。原法德布爾城，週圍三十里，城門有五，皆高厚宏敞，人皆稱美。街道闊大，兩傍大府高第，上接山頂，直至象門。城門上刻石象，故名。山之北，滿建王

公大臣及宰相府第，成以白石及玫瑰石。花紋離奇，形狀古怪。峯上櫛次鱗比，有三四里遙，皆大厦重樓。而皇宮另建於隙地，無異鶴立鷄羣。至修飾之珍奇，式樣之玲瓏，令人一見而知皇家富貴也。

亞克白爾自欽差出京後，默計路程，耽擱之時，經過之地，一一計算，不啻日日倚閭遙望。蓋其願見教士之心，真如飢如渴，有刻不及待者矣。適在路中，蒙脫勿拉病莫能興。祿以皇召甚急，故留人照料病者，先自離別前行。

時，祿稍識波斯國語，粗可奏對。既至京，皇下令，陛見之先，宜勿與人談論。及亞克白爾升大殿，數十部長及大臣環立御座，首戴寶

石冠。肩披金織氎。腰懸太阿劍。巍坐金綉褥。一身珠繡滿。廷光耀。一見祿多爾弗。宛如素相識。賜免召見禮節。談論親密。直至深夜。退朝時。上賜黃金滿盤。置修士前。修士婉言辭謝。以守素志。奏曰。修士終身絕財。日用糧外。不需他物。皇聞之。愈加敬重。准其辭謝。克守素志。又命俾來斯給修士日用等物。無使缺乏。俾來斯受命。竭力奉行。厚給修士。惟修士自奉淡薄。僅足存其生命。俾來斯用是不安。謹奏上聞。

第十章 皇廷談道

皇上禮遇甚隆。教士非常得意。盼望之心。于是大作。前遵諭旨。所帶聖經一部。刊數國語。裝訂七本。精緻異常。當第二次召見。上呈

御覽。亞克白爾免冠敬受。將每本聖經先放于己首。後親之以口。以示尊重之意。垂間孰爲新經。知之。更顯恭敬。乃命送之宮內。又知教士寓居客棧。間隔頗遠。乃命遷居宮中。僻靜之所。

教士先備小堂一所。盡力修飾。祭臺上。供一聖母像。是像做羅馬大堂內像稿。前聖方濟各玻爾日亞請命教宗。令畫工依樣畫成。分給修士者。教皇亦曾以此式聖像。賜真福依納爵亞材物鐸。皇亞克白爾進堂。見聖像尊形。卽起敬起愛。伏地恭拜。如波斯國人禮。又端跪伸敬。如天主教禮。再將首足撲地。如印度土人禮。起曰。如此尊貴聖像。須以各國之禮敬之。自是回皇厚待教士。靡所底止云。

蒙脫勿拉修士帶病至京。皇遣御醫治之。親駕賜問者數次。但教士來意。不在得皇上寵恩。而在不揚天主聖名。皇原欲聞聖教道理。故定每瞻禮七。入宮宣講。且欲確知聖教道理。真正無謬。命首相法述爾。及朝中博學士數人。同來聽講。祿多爾弗預知彼此必有爭辨。此事大有關係。若無卓識果毅。不能處此。互相談論之下。見天主教道理與回教大相懸絕。天主教道理。一線貫通。回教道理。前後相背。穆罕默德之行爲。道理律法。與耶穌之言行。教訓。規誡。兩兩比較。不待多言。是非立辨。回教人欲辨駁而無能。欲文飾而不得。如是互論。三次之後。是是非非。皇若明悉無疑矣。加之祿之言行。與回教士之美惡。早在皇上洞監中。修士言語正直。議論風

生自然壓倒回教。足令動彼之怒。况回教士素爲庶民瞻仰。君王尊重。今乃敗於天主教士之手。自然因羞成怒。相機竊發。

有一回教士。見不能以理勝。舉一事以難之。謂修士曰。我與汝各執經典。走入火窖。以窺究竟。意料教士必不遵從。不遵從。則可議教士之怯。聖教之僞矣。祿直道成性。許之。毫無疑懼。但有人語祿曰。事非緊要。不可輕試天主。回道之僞謬。已於辨論間見之。何必又求聖跡以証之耶。祿捨己從人。欲辭此一試。但不願人誤會此意。以聖教爲無所可靠。於是決意在衆人前。明証耶穌爲真天主。甘蹈性命之危。遂許久禱主後。入朝。皇與大臣俱在。欲觀厥試。修士先申明曰。爲証聖經。情願失命。舉爾火。投我於中。可也。惟不可

無故輕試。今者給爾投我於火之故。於是高聲曰。穆罕默是假先知。欺人。姦人者也。耶穌乃活天主之子。救世贖世。惟此耶穌。修士有意出此數語。激回人之怒。以示爲証聖經。不懼性命之危。所以辭厥試者。非懼死。乃不敢妄試耳。回人聞言。怒髮衝冠。立將置之死地。然皇上禁之。事不果行。

後皇亞克白爾仍願修士許彼火試。一因欲修士有得勝之榮。二因約試之人。係邪術惡徒。理應坐死。且伊等於民間。權勢過大。皇欲罰之。而未遇機會。今欲乘此巧遇。而置之死地也。乃向修士曰。爾可許其一試。朕將命其先入。及其既死。朕乃禁爾入。祿謹對曰。置人于死地。我不能也。皇曰。非爾置人于死。朕實置之。爾惟口許。

其試足矣。修士曰：口是心非，我不能爲。諸凡假詐，我聖教禁之責之。倘此人有罪，則判以國法罰之。欲知我等堅信與否，則投火試之。祿多爾弗與恩利格料所答，不合上意，不愜朝臣。豈知衆見修士正直無私，不肯有絲毫愧怍于其心。皆驚訝其德，如覩聖跡然。蒙脫勿拉自亞加拉地至京都，亦得明証聖教。蓋三教士於瞻禮七，照常入朝。回教博學士六人在座。皇問耶穌聖誕事，祿從命敬謹講解。回教士中忽有一人起而言曰：此經無據，不可爲信。祿答曰：天主教聖經，從未改易，卽畧陳其據以証之。其言詳明，其理確實，致令法述爾明智之人，亦謂經至穆罕默時，必無謬誤。蒙脫勿拉繼而應之曰：倘自穆罕默後，經有謬誤，必非我天主教改之，乃

穆罕默易之。用其謬誤罪孽，寫于回經。至回經之謬，人可一一道之。皇聞言，頗示不悅。囑令自後勿毀。修士婉言奏曰：謹悉陛下之意，欲探問真道，故不敢直言以對。以出陛下于謬悞。況回人矢口毀辱耶穌，而我等乃不能直言而道，此非平情之論。祿等見此諭禁，卽知皇心有變。

祿教士如常入朝，竭誠講解。覺皇上愈明聖道，愈畏聖規。蓋知教誡綦嚴，遵守爲難也。經云：富人難進天國。于回皇而益信。

在朝大臣，明知亞克白爾有回教之名，而無回教之心。亞州回民雖敬皇，仍如信人之聖，而皇竟譏刺穆罕默，直言無忌。故可云亞克白爾實非回教人。亦非外教人，并不願爲天主教人。但其優待

教士出自至誠。惟卒不肯克治肉情。抑止傲氣。以守耶穌謙遜克己之誠命。且其性情無常。莫能推測。如波浪遇風。時上時下。聞教士道。今日靜聽。明日心已不在。前者信其說。後乃置若罔聞。真道之美。一若明諸心。而不肯出諸口。且玩戲慶日。時常不斷。心分神馳。使真道之種根。蒙蔽不生。亞克白爾喜觀象圖。獸圖。雞圖。人圖之戲。特喜忍心不仁之玩好。一日。皇邀修士觀玩戲。謂此玩戲。頗堪悅目。修士詢之。知爲焚一寡婦于故夫之坟。如中國古時之殉葬。修士辭不欲觀。謂天主惡此習俗。

亞克白爾准國民信從天主。然終不肯出示曉諭。士民未曾確知皇旨。故不敢棄邪歸正。皇曾許建立病院一所。然國帑不發。空言

無補。明知聖道，不肯尊奉。惟托第二太子於蒙脫勿拉司鐸，欲授以歐洲語言，并准隨意信從聖教。矛盾若此，有何望其歸正耶。

皇畏守嚴規，由是前日之興致漸衰。而回人之忿恨教士，又日增。將有事於一日，於此已可逆料矣。祿多爾弗稟總統末爾古良曰：想致命之非遠，不勝欣喜。吾儕明証耶穌爲真主，並不稍隱。嘗於衆前，明言耶穌爲天主聖子。穆罕默並非天主先知。回人聞耶穌爲天主之語，必掩耳而弗聽。聞穆罕默非先知語，不須官斷，必置人於死。但吾儕於皇上、朝臣之前，直言穆罕默爲假基利斯督。吾儕之所以未死者，賴有皇在也。皇崩，吾儕之死，必不待矣。卽外教人中，多有懷恨我等者。因我等顯然責其習俗之惡，特責其焚寡

婦於故夫之墓。并明奏皇上、請禁此惡俗、謂若不然、必不能無罪於天主。

祿修士又修書於臥亞聖保祿公學院長、其辭意更形親密。書云、前上省長一書、備述我等傳教事。今將我事、謹陳如左。昔願傳教於回地、今已得所願、何樂如之。此固已在吾神父洞監中矣。今日者、丕揚耶穌聖名於君王公侯之前、則夙願已償。聖經所稱真福之死、我已有望焉。蓋仇我者衆、置我等於死地、諒時已不遠矣。其在皇崩之後乎。今雖未至致命之時、然而苦難不乏、足令人惡生貪死矣。謝天主、引我至此、不飲我以甘旨之酒、實飲我以苦胆之酒。雖未至苦劇血流、然已足快我鄙懷。倘能卸却我長上之職、委

之他人則我之樂不可勝言矣。居外教惡俗之國。樂不過如是而已。此處所見者。惟罪事。所聞者惟惡聲。人民只稱穆罕默名。而不稱耶穌聖名。偶或稱之。不認其爲天主。只認其爲先知。我不識彼所謂之耶穌。惟識吾天主聖子耶穌。故樂稱其名。不絕於口。屢稱耶穌天主聖子。則覺稍減我苦。而回人聞之。有掩耳而笑我罵我者。我欲暢我所願。惟在歸家後。令同居之數信人。高呼耶穌爲天主聖子而已。入朝時。見回人誦經。頗著鄭重。觀此假仁假義之徒。令人記憶聖經所稱粉漆之棺。外美而內惡。蓋回人所爲。無非爲穆罕默也。拜跪伏地。哀矜祈禱。行之皆敬。穆罕默也。而我等不能揚聲以讚主。蓋恐招怨於民。致害皇上。因是阻我等爲義赴死。但

赴死不得，而生活實難。蓋如聖詠曰：我等神火，耗我筋骨。若我等尚有如煉靈之望，則我等亦將有如煉靈之樂。然煉靈之望可必，而我等之望即望致命難決。因我等之望繫夫皇之遷改也。終之，天主

令我等安心傳教，一若必得其益，且吾居此，常有生命之危。是亦一樂也。我知在會之人，切願得我所得。經云：愛德莫大於爲友失命。失命之愛，我等雖未有，然較之他修士，已可爲近矣。請神父代我謝主，令我得致命之恩。愛人之德，爲天下最甘飴事，願神父嘗此甘飴。我與神父不離此愛，可也。請於祈禱祭獻中，記憶我。千五百八

十年，西歷九月廿八日，
書於法德布爾京城。

省長知傳教多艱，欲知其細，巡行北地，命祿多爾弗前來會晤。祿

舉以奏聞。皇准奏，忽又改旨，只准恩利格獨往。時祿頗能言波斯語，可無需恩利格參譯。且回人深恨恩利格，視如背教之人，欲隱害之。修士乃改裝，長途前去。

第十一章 勇受艱難

恩利格方去，忽報國民作亂。治理加爾富省之皇兄，與亂黨聯合一氣，領萬二千人，前來攻擊。欲使興亂有名，乃謠言惑衆曰：皇將棄回教，故穆罕默動兵討罰。回人聞言，莫不深信。太后及皇后，暨在朝大臣，皆謂皇厚待外人，故穆罕默借此復仇。亞克白爾聞信，速整軍旅，驅象五千頭，將兵三萬餘，自亞加拉起程迎敵。皇聞謠言之後，或真有變易之意，或欲掩飾厚待教士之心，凡應接教

士頗示嚴厲。卽離京出征，亦弗欲祿多爾弗從駕。惟令蒙脫勿拉隨往，以訓太子，勿使光陰虛擲。

祿自二同人去後，獨留京師。有寂寞之慘，有性命之危。倘非操持素優，不克當此。居慢主惡民中，甘作贖罪補愆之犧牲。乘此閒暇之時，專心誦讀，孜孜不倦。該國語言因而通明，回教經旨由是盡曉。經中謬說相背之處，可一一背誦指出。回士懼，無敢于祿前講論。祿罕默而保護之者。祿恒于祈禱，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有時通宵跪地，求主感化斯民。

皇旣離京，無人阻止回民報復祿多爾弗，以洩祿嚮日觸犯回教祖穆罕默之恨。每祿出外，兒童羣來侮辱，呼之爲外方人。天主教

人亞非加州人復生之殭屍云云。頑民亦在傍呼噪，出言侮辱，肆其輕慢。祿則莊重自持，微笑而恕之。

祿多爾弗之意，本欲當衆人前明証耶穌死且不顧，但恐遺害信人，致將來傳教有所妨碍，并爲皇上安泰有關，故計不出此。觀其所寄羅瑪司鐸之書，可知矣。

其書曰：僕身體粗安，愛主心冷。但主給我之善願，賜我之異恩，一世不能報其萬一。今之衆民，又與我許多進德之機。有恨我，慢我，侮我，且有舉刀懼我者。我實爲衆人侮慢之所歸矣。請代求天主，使我乘此美機，日進于德。回皇今在印度河邊，與伊兄決戰，刻下上諭飛召前往，已定明日起程矣。

亞克白爾出兵神速，亂黨畏怯。于皇師未到之先，已回渡印度河，退歸加葡爾地。皇上軍事稍閒，念切教士，故降諭旨，命赴陣所。祿路中患寒熱病，疲不能行，勢將倒斃。無知己好友，在傍扶持，只有外教及回人，切望其死而已。祿以達味聖詠語，向天主曰：爾是孤弱之助，貧人付于爾手。既而病漸稍愈，繼程前往。至拉奧爾地，皇適回駕至此。亞克白爾盡釋昔日疑懷，接待修士，禮遇甚隆。朝臣見而異之。

當此得意之時，忽接總統末爾古良辭世，及伊叔父接位之信。祿早除本性之情，歡喜之狀，不形于外，并不繕稟慶賀。迨後職應寫信之時，則書稟總統，一如昔者，書稟先總統無異。而本性之情誼，

不措一辭。其淡視世榮。有如此者。

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八十年。葡萄牙歸依西巴尼亞國統攝。皇亞克白爾欲與新主結好。遣使往臥亞通問。請蒙脫勿拉陪從欽使。蒙司鐸從之。于是祿又孤棲獨處矣。

祿知居守是邦。攸關非淺。不可以單身寂寞。後事難定。而棄之如遺。時伊叔父居總統任。祿將不可離棄該地之故。歷歷修稟呈訴。其決斷之準。識見之遠。于此可見。稟曰。皇之歸化。尚有盼望。其欲識教規。厚待教士。依然如舊。宜居守斯地者。一也。皇第二太子。年僅十三歲。有才能。孺子可教。歸正可期。今讀葡萄牙書。并學聖教道理。志切于道。獲益于學。蒙脫勿拉嚮爲師傅。今我代之。不宜離

斯地者、二也。過拉奧爾地、近印度河等處。外教人民、深信神事、似可受教。倘遣二位司鐸、懷宗徒之志者、到彼傳教、必收神效。不宜離斯地者、三也。有一御史之父、卽皇之心腹、年已高邁、離棄紅塵、好修厥德、虔行祈禱、深究教規、與我等相契甚深、交談數次、足慰我心、似可望其信奉真主。不宜離斯地者、四也。迄今教化僅行于沿海之處、未曾深入內地。我等在此、可謂傳教于腹地矣。由是可往北印度、可進亞州之半。本會已入此國、獲大皇帝及太子護持。而化導諸法、未曾盡用、遽卽棄之、似乎不宜。不宜離斯地者、五也。祿視事之識見、深合總統之意。故覆書中有情願彼此易地、彼此更職、倘皇上願留教士、當堅守不動等語、云云。惜覆書到臥亞時、

祿已受省長召歸之諭。

祿既以實事細稟長上，日後措置，悉待長上定奪。已惟嚴修克己，以邀化民之寵。獨居將近一年，苦工不以限止。故其行事，卽切齒之回人，亦謂非人而實神也。臥亞有一神師，知祿神靈之景，及祿致命後，告于人曰：祿在回教地數年，特于末年，所行無異苦修獨修之士。所食甚少，守齋時，有一主日，粒米不進者。苦帶常不脫身，每夜重鞭，鞭後祈禱，直至天明。一夜，皇第一太子，聞鞭撻之聲，自遠而來，連續不止，未知何事。卽隨聲尋去，至祿房前，從門隙窺之。見祿用力鞭擊，皮肉損傷。後入房，見地上流血猶在。太子以此事銘心鏤骨，終身不忘。久後，日羅尼莫沙勿畧傳教到此，皇謂之曰：

吁，此何如人耶？此何如人耶？是蓋指祿多爾弗而言也。

是時瞻禮七日之道。復講于朝廷，回人每聽而問之。祿不特言論足以制勝，且和愛非常，辭意婉轉，氣象溫良，不使一言一狀見罪于人。倘人言合理，祿必首肯稱讚，仁愛和氣，果敢三者並用。所以人人敬重，有加靡已。

亞克白爾見祿如此可愛，時賜禮物，顯其優禮教士之誠。祿常辭謝不受。一日，賜一金錢，值一百銀圓。祿照常推却。皇堅欲其受，乃投于祿之同伴。祿知不可失禮，敬謹領受。越日，入朝，謹奏皇上，畧提修士神貧之意，仍辭謝所賜金錢。皇命分施貧乏，極稱修士之廉。

祿德愈彰、回人羞慚愈甚、忿恨愈深、時有謀害之心。皇知之、直告修士性命之危。嗣後每出入、命人護衛。諭曰、朕深愛爾。爾之教會、誠善會也。朕賴爾得知之事、勝於衆人指告。但回人詐惡敗良、謀欲害爾。朕諭心腹數人、護爾出入。祿奏對曰、陛下美意、心甚感激。陛下知我等到此、印度總督欲陛下遣人爲質、我等阻而不果。我等所以阻之者、蓋爲真道而死、我之榮也。倘陛下諭人保護、則我之榮減矣、并減我賴主之心矣。皇曰、爾言是也。然朕當盡分、旣許保護、不可失言。且爾死之後、教朕天主教道理、更無人矣。祿勇毅卓然、仍辭護衛之恩。皇允之、聽主措置。

第十二章 回歸臥亞

祿多爾弗多行苦工、屢入朝廷、冀亞克白爾一旦棄邪歸正也。無
如望之已久、卒不可得。皇上於聖教道理、不可謂未明。但翻然改
悟、必須天主賜以勇毅特寵。惜皇上未嘗求之也。祿婉勸亞克白
爾行大齋數次。望天主垂顧區區善願。賜以敢爲之勇。然皇上晝
則守齋、夜乃醉飽、外著虔心、內無誠意。故天主不近之、反而遠之
矣。

祿之聖德日益彰明、閱其書札、莫不勃發熱心。臥亞公學院長等、
見諸修士因是遙遙感化。知其爲教士中、不凡之聖。

省長不忍祿久離本處、卽寄書於祿、使離法德布爾京都、回歸臥
亞。

司鐸蒙脫勿拉曾於省長及印度總督前提及祿之景况。故總督意欲遣人赴羅瑪爲辦傳教事務。以爲當此任者莫善于祿。故亦上書于亞克白爾皇。請放回祿多爾弗。信到時適祿患大病。皇諭竭力診治。而諸藥罔效。竟有不起之虞。祿得長上命待病勢稍退。帶病入朝。奏明一切。并陳臥亞遣教士來代之說。皇應曰。倘出使西土。非爾不能。則出使之舉亦不必。目下朕不放爾去。臥亞遣司鐸代爾。朕將觀之。倘果一如爾之悅朕。則朕將放爾。現且待。毋多念。朝臣聞之。皆以皇言爲是。朝中雖有恨教士者。然亦不乏契合之人。每有心內敬重。口中宣揚。稱之曰聖人。曰先知。

祿多爾弗稟覆長上曰。前者神父有諭云。倘離此而回。有拂皇意。

則不宜去。今皇上未允，僕將待之。然我心從無願此願彼之意。不以居回國爲利，亦不以往歐洲爲要。翕合主旨，乃我所願。托足於此，長命是從。去此他往，亦惟命是聽。

祿寄居京師，已歷數年。猶信皇上意誠。豈知大謬不然。皇命博學士、集回回教、印度教、波斯教、天主教、四教之道理，規誠合成一教。祿至此，乃知皇上奉教之意，非真正無疑矣。夫以四教合成一教，錯謬孰甚，而朝中無人非之者，因魔鬼所不容者，惟正教耳。除正教之外，則不論如何，總歸差謬，皆合謊誕之魔，故不加阻撓也。亞克白爾初時，似乎天主用之以成大業，爲亞州之大皇公斯當定。至是已明顯其不從主寵，不爲主選矣。然皇尙欲掩飾其意，謂

所以立此四教合成之新教者、乃欲導引衆民、漸向天主一教。托太子于天主教司鐸之手、此其明証也。然祿多爾弗聽言觀行、非徒信之以言語。

省長又寄書于祿、命卽回、囑勿顧皇之合意與否。于是祿入朝見皇。適羣臣咸在、修士直奏長命歸去、求皇垂允。皇猶未准。朝臣亦多方挽留。但長命旣下、祿必從之。次日、再入朝、再三懇求、皇勉強允准。諭發誓遣教士來代。倘或無阻、自己再來。卒顯其尊重教士之意。賜一禮物、值銀洋幾千圓。修士辭謝曰、貧窮而來者、亦願貧窮而去。皇勸曰、皇所親愛者、別離而去、不可不賜以禮。先是宮中有一信人家、夫婦二人、及二孩子、原籍俄羅斯國、現作奴皇家、皇

與后甚愛之。祿求准放去。皇允之。以此作教士帶歸之珍寶。

祿將所有聖母名像、及禮節書本呈獻皇上。以誌教士復來之意也。後法德布爾京都竟不得再見天主教士。蓋在明年皇棄京。他往也。

但天主聖教不因祿去而亦去。祿去後未幾。民又亂。皇平之。回亞加拉京師。復求祿多爾弗。人以爲義致命報。皇深悔放之回去。致有此不測。遂復求他教士焉。千五百九十五年。西歷五月十五日。日羅尼莫沙勿畧往代祿多爾弗。皇待之。一如待祿。皇以祿臨別所獻聖經聖像示之。像懸御房。又屢述祿之德行。讚嘆不已曰。何等天神。何等天神。

司鐸日羅尼莫沙勿畧、久居亞加拉及拉奧爾地、行教無阻。亞加拉信人漸衆。拉奧爾地建堂一所。落成後、皇上頸懸教士貢獻之聖母、及天主羔羊像、進堂拜求甚敬。倘進天主教後、不必修德、則皇已奉聖教矣。祇因不肯辭絕適意、抑止傲心、故甘心自棄耳。皇常敬太陽、每日四次倚窗、百姓因而敬之。且有婦女抱子、求皇祝福者。

天主亦嘗警醒之、令其自省。天二次降雷、切近皇身。皇宮被雷火燒盡、須遷宮于加血米地。然皇依然不悟、一如孩兒玩戲、以自欺。日羅尼莫沙勿畧述曰、一日、皇命三十嬰孩封禁一所。不教之以言語、令彼自言之。倘孩言某國語、則矢志將奉某國之教。然嬰孩

未嘗學語，自不能言。則亞克白爾無一教之從也，可知矣。又一日，皇命書立教者之名。梅瑟、穆罕默、耶穌是也，給紙于猴。天主令猴盡撕他名，惟以耶穌聖名敬而親之，送之于皇。

亞克白爾大皇，在位五十年，光耀一朝。年六十四歲，誤食毒物，崩于亞加拉京師。時在千六百零五年。司鐸日羅尼莫沙勿畧欲入宮授洗，人乃阻之。故皇向失天主所賜之時，今竟不得受洗而崩。亞克白爾之墓，離京師十里，在西甘特拉村中。建寶塔一座，塔分四層，下三層赤石爲之，上層白寶石成之。亞克白爾自造下層，孫乃竣其工。塔之四面園地，圍以牆，開四大門，崇高壯麗，爲印度之名勝。

皇之重孫女、名熱亞拉拉、死後坟墓庸常、與曾祖墓正相背。碑文曰、我乃帝皇之女、基利斯督之婢、名熱亞拉拉、不願建壯麗坟墓、以掩我暫生枯骨。惟賴地上青草、天然質樸、爲我上等之墓飾。

第十三章撒地教務

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八十三年、西歷五月初、祿多爾弗別去皇廷、回至臥亞。行路景況、未得其詳。惟知一路回來、屢次遇盜劫掠、屢被回人侮辱。歸臥亞後、人以爲今居安地、大異回京。祿亦深嘆無功無德、失去致命之機。居此三年、致命先兆、如影相隨、終之失去、實堪嘆息。諸修士以爲今祿回來、如死復生。昔慮常別、今可同居。然人意在此、主意不在此。蓋別有所在也。主令歸來、正所以成其

夙願。越二月，流血致命，賜以榮冠。

時眞福厄得蒙都甘庇等，致命于英國。祿多爾弗聞信，向回國同侶曰：請觀如此傑出之士，我等幼弱無用，故不得逢此致命佳遇。聖保祿公學內，年輕修士，在聖伯多祿保祿瞻禮日，行復願禮。先行小避靜三日。長上命祿爲彼講道，預備復願。祿在同地，久不遇好修之士。今日適逢其會，能不勃發所蓄，傳之他人哉。宛若預知致命在即，乘機修靈，并將在法德布爾京都所行諸事，細述于省長。省長器重其德，知今之所見，愈于昔之所聞。遂升之爲撒爾瑟德公學會長。

又有撒爾瑟德大島，在旁盤北，與此地同名異域。

撒爾瑟德，一海角地也。東北至孟陶味河，南連內地，止隔一港。西

界印度大洋。北接臥亞海島。此地原屬印度酋長。後與葡人多次決戰。讓于葡國。但土人尙未盡服。盜賊時常出沒。葡人發兵剿之。民乃越疆避匿。故剿之實難。

該地氣候尙稱溫和。居民頗爲稠密。千五百八十年時。查得民衆八十千人。分六十村庄。概爲敬佛之流。仇視天主教人。千五百六十年前。無人能往傳教。後耶穌會三修士。二司鐸。一輔理修士。賴總督之力。前往勸教。土人以石投三修士。地人之願奉教者。人皆侮之。并有立置之死地者。

今其地爲歐人所屬。而歐人只圖傳其機巧精器。行其本國律法。若救靈最要大事。則皆置之度外。不若三百年前之葡班二國。信

德根深、到處以化人爲本。上而君王、下而庶民、中而公侯有爵之人。遣教士、發國帑、在在贊助。由是教士得以竭力傳教、死且無悔。教外之人見教士義勇仁愛、翻然改悔、棄邪歸正。終得與歐人爲友朋、爲弟兄、新民興起、風俗醇厚也。

葡人于撒爾瑟德海角、欲以信德之功、化導居民。而祿多爾弗至彼傳教、棄已生命、援救多靈。臥亞總督、嚴禁撒爾瑟德淫兇惡俗、特禁活燒寡婦于亡夫之墓。又令保護教民、不准外人欺侮。爲此崇佛之徒、愈加懷恨、愈顯頑蠻。千五百六十七年、總督又命該地守備、將佛像廟宇、焚毀甚多。

于是教外之人恨深切齒、怒不可遏。然因勢力不敵、爰思狡猾之

謀遣人乘舟渡海，遠至葡國，求王斐利伯第二，准隨意從教，不加勉強。王將許之。適耶穌會士亞爾方臘柏則高，自印度至葡京，見王，奏以撒爾瑟德教務。于是土人所請，乃不果允。先是有說謊之徒，妄証耶穌會士于王斐利伯前，謂教士貪財，准民存留廟宇，恭敬偶像。及王聞亞爾方臘柏則高言，乃知准民存留廟宇之說爲妄。

王知君王之分，廣拓耶穌神國。于是嚴諭下頒，務使該地聖教廣揚。而聖教之仇，萬無一望，以存其廟宇佛像。

是時撒爾瑟德興動干戈。佛教頭目聚練兵卒，毀信人堂屋，逐傳教司鐸。惟留一醫病之輔理修士。因該修士診治病人，不分教外

教內故也。葡人欲遏此亂，只須一支軍兵，已綽乎有餘。無如時值缺錢乏糧，總督雖有兵卒，無能爲役。幸有好善之士，借銀三千元，發兵若干名，得平是地。敵人逃去，信人得以歸家，重建聖堂，重葺民屋。然而不能久於太平，葡兵方去，仇人又至。佛教頭目，知疆外會長，深恨葡人，故勾結之。待葡兵離去，乘信人不備時，猝然進攻。信人死傷不少。

總督見土民冥頑，難以理喻，爰命部下兵弁，卽伊胞姪，督領健軍，前往彈壓。其間另有五村，兇狠異常，非他村比。此次誅戮無赦。柏則高回自歐洲，聞信之餘，殊深憫惻，赴總督署，求恕民命。卽五村最頑之民，亦一概寬宥。總督慨然允諾，土人得免于難。如是大

恩本宜銘心鏤骨感激不忘。詎知外示感恩內仍蓄恨。

有伯多祿伯爾納者。上次用兵時。曾令人殺死佛教所敬之牛。將其腸腑投于佛教敬重之池。故外教人嫉之如仇。心懷利刃。口如甘蜜。教中人信之。以爲太平之世復見。兵戎可不用矣。教士亦欣然傳教。無異昔者。然當此教務重興之日。而欲保守太平之景。須有識見。高明。溫良。勇毅之人。以爲之長。祿多爾弗正具是才。故省長命之爲是地領袖。指揮教務。

有一大村庄。名瑪爾掛者。葡人炮台近焉。村有耶穌會公學一所。內居十位司鐸。管理近地教務。每處二位司鐸。同施聖事。未幾。村中建立病院。及保守堂。育嬰堂等。因添二位司鐸。共理其事。欲使

教務蒸蒸日上也。

第十四章 同人致命

新會長祿多爾弗亞瓜味伐于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八十三年西歷七月初自臥亞起程往撒爾瑟德。兩地相隔頗近，在路不久。新會長所帶無他長物，惟舊日課經一本，聖經一部，聖沙勿畧行實抄本一卷。省長伴之同往。至一小島，省長忽然病目，不能前往。乃命亞爾方驤柏則高代往，將一切事宜告于新會長。而天主將所選致命之人，冥中引之團聚。

司鐸柏則高，年紀性情行跡，與祿多爾弗相同，宜其爲祿致命之伴侶。柏則高生于班國，顯族大家，族中顯貴，不乏其人。然無有如

亞爾方驤柏則高之榮耀其大族也。柏則高在耶穌會公學讀書，年僅十六歲，得天主聖召之恩，情願棄絕世榮。一千五百六十六年，西歷九月初八日，聖母聖誕瞻禮日，進耶穌會修道。父聞之，非惟不阻，且以爲榮。蓋知天主選之爲聖教宗徒也。二年初學畢，在大公學讀格物超性之書，專志誦讀，勤修諸德。謙冲克己，慰苦侍病，如是勤修以成聖，諸同窓已早覺之矣。

耶穌會第四總統末爾古良准印度鑒會鐸范立山在歐州選擇會士，帶領傳教。各省聞總統之准，慨然聽鑒鐸到省揀選。班國刀來特省，爲柏則高出身之地，度量尤洪，讓十二修士往傳教地。

柏則高亦願與選。然顯見其才學德行，將來定是不凡，故長上不

肯輕放遠出。但天主所選，何難與衆同往。當時應選之十二修士動身後，柏則高偕行苦工，格外祈禱，以邀主寵。十二修士既至葡京，有一輔理修士病不能行。而船即當開往，不能多待時日。故鑾鐸寄書于刀來特省長，請速遣一人，以代有病修士。鑾鐸雖料省長不肯放柏則高作替人，然不妨于信中偶道一語。

初，柏則高未曾被選之前，謂人曰：天主將令被選中一人，不能前去，已將代往。

至此，省長得信之後，欲以代往何人，將問議士。而柏則高正於會議時，請數友，至聖體前代禱。有人見許多修士齊集小堂，不約而同，莫知何故。及後天主感動議士之心，前議不准柏則高往者，竟

准其可去。但云須伊長兄准許。柏則高乃喜形于色。繼受得選之報。其長兄再三留難。一意挽駕。而柏則高流淚苦懇。乃得兄長允准。柏脫此阻碍。歡喜異常。奔赴葡京。請見鑒鐸。鑒鐸識見超羣。深喜得人。如得手臂。

亞爾方驤柏則高願往日本傳教。當時傑出之士。多有向往該國者。然天主阻之。不如其願。至臥亞。受鐸德神品。旋任聖保祿公學理家之職。三年後。乃伴省長。習治理之職。經濟才智。兼而有之。凡棘手事。亦措之裕如。人皆知其才。選之往歐州見葡王。見教皇。與耶穌會總統。爲辦理傳教諸務。

柏則高離印度。歸歐州。慮失致命之機。不無去思之念。省長放之。

西去、慮其不復東還。蓋恐歐州長上見其才德、不准放回也。故臨別之時、省長流淚送行、囑其旋反東土。別後、又致書囑曰、賢弟、請記昔者到此之日、曾全心獻爲傳教。望天主不令爾一去不回。爾蓋大有益于此也。倘我知爾不復回來、則我死且不安。省長稟總統末爾古良曰、我遣亞爾方騷柏則高西來、爲詳呈傳教諸務。望信托之、一如信托于我。其智識、德行、閱歷、足令人深信其人。本地諸司鐸、伊皆熟識。因在公學時、曾管理之、我凡出外、曾爲我伴。該修士真堪爲耶穌會士。故求總統仍放回來。否則傳教之地、失利不淺。

柏則高于千五百七十八年、自印度高興地起程、至葡國。未幾、王

崩、無嗣、因是爭位興兵。柏則高係班國人、際此擾亂之時、不便居葡、乃往羅瑪、與教宗及總統調理傳教事務。後回葡國、新王已立、名斐利伯第二。王優禮待之。時有印度撒爾瑟得地外教人見王、謊言教士欲存佛像廟宇等說。說已見前第十三章柏則高破其計、懇王廣揚聖教、保護信德。王乃不墮外教人之計。

千五百八十一年、西歷四月二十五日、柏則高登舟回印度、領修士十三名、其中有名安當者、後同祿多爾弗致命。又名日羅尼莫沙勿畧者、將代祿多爾弗在毛高爾國傳教。柏則高與印度新總督同舟、初次交談、即情投意合、不啻好友。

印度傳教處、本特選一鐸、專司保護信友、阻止葡人加難于外教、

及新奉教人。或濟彼急難。或施彼哀矜。或報其功德。人稱此鐸爲信人之父。柏則高至臥亞。長上卽以此任委之。且爲聽總督神工之司鐸。葡人印人。都信托之。故此任實宜其人。

先是土人作亂。柏則高曾求總督寬恕。得免懲罰。今代省長。引新會長祿多爾弗至撒爾瑟德。人皆爲土人感激柏鐸之故。敬重新任會長。

諸司鐸久待新會長。前往恭迎。有同鄉倍爾納。同至印度。其歡迎情誼。比衆昭然。該修士到此傳教。不過數年。已成救人靈之大教士。

伯多祿倍爾納生于意國。杏高納府。在天主降生一千五百五十

年。幼時好行神工。二親視之。如古先知撒木耳。預料將行大事于世。繼入羅瑪大公學讀書。後進耶穌會修道。時年二十五歲。初學未數月。得選往印度傳教。其被選之奇妙。一如柏則高。出自天主逾格洪恩。蓋總統原准八位修士。前往印度。其中一人。受病不能前行。總統准尼各老斯比諾拉爲教士往印之長。并准往初學院。隨意選擇一人。斯比諾拉到院。問衆修士。誰願代病修士前往。初學修士俱願往。斯比諾拉見伯多祿倍爾納果敢有爲。因被選焉。總長准之往葡京。倍爾納之兄。聞弟遠出。卽趨至初學院挽留。流淚勸阻。倍爾納喜形于色。抱其兄而口親之。不出一言。兄忽感動。任弟遠去。已遂順主而歸。

到臥亞後，旋升鐸德，發往撒爾瑟德傳教。如是三年，非常得意。是地每逢春時發水，道路淹沒。倍爾納日出泳游，施行聖事，不以爲苦。卒，總督發兵征剿亂民，倍爾納從軍扶持受傷兵卒，乘勢毀廟宇，破邪像，榮主伏魔。令人宰殺外教人所敬之牛，投入外教人所稱之聖池。教外人因是發誓，殺之以雪其恥。

同致命者，又有二修士。一名安當方濟各，一名方濟各亞拉虐，皆葡萄牙人。安當生于剛白爾府。真福依納爵亞材物鐸，乃伊同鄉。亞材物鐸致命後，深懷效法之心，得進耶穌會。由是致命之念，常存不絕。一千五百八十年，同柏則高往印度，旋升司鐸，發往摩路各地。該地頗多險危，非勇往之士，不遣發也。倍爾納渡海，狂風大

作不能赴彼羣島。舟至撒爾瑟德，長上挽留，命於是地傳教。行教未久，祿多爾弗乃到此。

方濟各亞拉虐，生於葡國白拉茄城。少歲從叔父至印度。叔爲印度第一位總主教。亞拉虐進耶穌會，爲輔理修士。時在一千五百七十一年，西歷十一月間。年方二十歲，往撒爾瑟德費心勞力，建造聖堂，修葺屋宇，非一日矣。逢便勸導外教，被化者不一其人。外教頭目，因亦深恨之。亞拉虐傳教于拉高爾村，以櫃作榻，安身其上。每謂人曰：此櫃將作我棺，以埋我屍。人聞言，亦不之信。是言竟驗之于後。

第十五章爲主致命

新會長到後，撒爾瑟德諸修士，行復願禮。祿多爾弗大發熱心，勤加勸勉，後收各修士之願。此願，爲彼流血致命之表記。是日旁晚，諸司鐸同往物爾那村，行十字聖架本堂瞻禮。禮畢，在村會議，專論感化土民善法。歷來傳教大阻，乃教士之失謬。祿故先行直勸，令彼此勸善規過。然後各抒已見，定利於化導諸法。

總督勸各處建堂，愈多愈妙。令外教人習見聖教記號，漸化於不覺。諸司鐸體總督美意，議定每村，每庄，建一小堂，或草房一所，上立十字。卽教外仇恨聖教諸村，亦不遺漏。使真主耶穌，隨處有尺寸之土。諒亂黨已順，懲罰已免。村中頭目人等，念柏則高之恩澤，容易聽從，不行阻止。計已定，諸司鐸先遊行各信人會口，及教外

大村。而柏則高任保護信人之職，不分民教，散給哀矜。

祿多爾弗至拉高爾村聖堂，請葡人與本地信民同往顧高林村，豎立十字聖架。是村素恨信人，甚於他處，其兇狠情形，盡人所知。前者作亂，亦從此處始。祿會長又請別村信民同與建立十字架禮。

至期，五十信人，陪五位教士同往，豎立聖架。五教士，卽祿多爾弗、亞瓜味伐、亞爾方驤、柏則高、安當方濟各、伯多祿、倍爾納、方濟各、亞拉虐。葡民二人亦扈從前去。

先此，恐村人驚慌，並不通信。前一日，安當方濟各寫信於村上頭目，謂明日會長神父與別位教士來村會晤，請善待爲荷。頭目回

云、地屬葡人、教士儘可來村、定將善待。惟不能榮耀恭迎。緣村中人彼此不睦、未能協力同心、然必欣然恭候也。

同日、遣印度一人前往、築一小舍於村稍、以避風雨。顧高林外教人、明知司鐸來意、准蓋草房。然又諒想此房、將作聖堂、以行祭獻。於是頓生仇殺之心。村中和尙、關知鄰村、合謀起事。

天主降生千五百八十三年、西歷七月十五日、清晨、五位司鐸獻祭。是日、值依納爵亞材物鐸等四十位致命、第十三週年之期。記念及此、神力頓增。想現在外教地方、初次獻祭、摧敗邪魔。但諸司鐸詎知祭獻之犧牲、卽教士之身耶。

上日晚、祿會長見一人形狀猙獰、前來亂跳亂舞。此卽本地邪法

之人。歌跳咒神，勸民殺害教士，不准在村上立十字聖架也。衆民聽其言，如聽神言。凡有所行，必就商之。

司鐸等一路前行，將近該村，並無一人來迎。既到村前，只有本地頭目一人，和顏悅色，前來謂鐸曰：無人來迎，請勿訝異。因村中彼此不睦故也。但諸位司鐸可與信人安然用飯。合村人都將前來請司鐸安。柏則高與此詭詐頭目交談。祿多爾弗正在靜處念日課經。柏則高引之會見。祿多爾弗容貌溫和，接談片刻。且云：村民不和，願爲排解。此人欣然曰：將商之同人，彼若允諾，然後從命。諸信人到村預備晝飯。五司鐸與二葡人另在一處。瞥見前面有已毀之廟基一方，同往觀看。丈量之意，欲將作小堂基地。有印度

外教數人，隨後探聽。一聞小堂之語，遂別去。去時，還見一印度信人，將樹枝紮成十字架，欣然置所蓋之草房上。探者往報村中頭目，共有三十名，會集草舍中。與司鐸所築之草房，相隔不遠。忽聞大聲呼噪，并有切齒語，出自亂聲中。司鐸問此是何意，紮十字之印人曰：乃魔鬼會聚，逃往他所。又別遣信人往探。報曰：呼噪之聲，乃昨日所見之術士，激之而起。伊在頭目中，招呼祭神，謂神佛需鷄五隻。是指五位司鐸也。術士自謂已將五鷄獻神，今須散其血。又激衆曰：彼惡人，來豎十字，造堂宇，行祭禮，吾儕當殺之。不然，其將驅我神佛，使我衆如鄰島之民，齊信天主矣。衆頭目聞之，乃亂呼拔劍而起。

報畢、一外教印人趨至、勸祿多爾弗速速走避。謂人有謀其命者。然時已太遲、無路可避。諸司鐸未及二十餘步、轉身見諸信人四處奔逃。術士赤身裸體、散沙於空中、以示咒罵之意。約領三十人、刀敲籐牌、應聲而來。又有人一隊、先行埋伏、突出、攔住去路。又有二百外教人、從右面起。又有一羣土人、自左首出。二輕年人披其髮、若法術人狀、領左首亂民、先至司鐸之傍。外教人約有千數、有帶刀者、有執斧者、有舉長鎗者、其餘皆挾弓箭、將司鐸與信人團圍圍住、不讓去路。信人欲拒無力、但求外教人寬宥無罪、而有功於民之司鐸。然莫肯允彼籲求者。

葡人名公匠落者、取從僕所帶之洋鎗、然火將欲開放、柏則高鐸

阻止之曰、公匪落我等來此、專爲施恩、非爲加害。隨滅其所然之火。祿多爾弗亦如是言、謂吾儕來此、救彼靈魂、非殺彼肉身。并向在傍信人曰、無力以拒、無路以避、顯我身靈于天主可也。

柏則高走前向外教人曰、爾等無慮。言未畢、仇人已動手、緊緊圍住。有一信人以所乘之馬讓于祿多爾弗曰、騎此駿馬、尚可逃命。然祿多爾弗不遠數萬里來、久望致命大恩、今日得此、安肯走避。遂辭之。

五位司鐸齊舉目向天、交手胸前、獻己生命、待死而已。領衆之年輕人問曰、誰是大神父、卽言誰爲會長神父也。及見祿多爾弗、知是大神父。卽有一人舉刀砍下、斷祿兩足筋。祿不出一言、跌仆于

地。解長衣領口，開左項，頭枕右肩，給頸領于刀劍之手。

向者，人見祿熱切祈禱時，每解頸項衣，向天主曰：吾靈之主，吾心已備，吾項亦備。

彼執刀者，于祿頸際，連下兩刀，頭尚未下。又有一人於祿肩旁，猛砍一刀，截下一臂。氣猶未絕。末有一箭射中胸口，乃氣絕升天。

祿多爾弗在氣絕之前，向天主曰：主，寬赦彼罪。聖沙勿畧方濟各爲我求主。主收我神魂，收我神魂，連念三次而終。時年三十三歲。適合耶穌之年，并合耶穌之行。在耶穌會十有六載。

後兇黨擊輔理修士方濟各亞拉虐。一刀斬其頸，一鎗刺其肋。遂倒于地，人以爲死矣。

時伯多祿倍爾納近前，兇人當頭力斬。將其腦子，腦後劈開。又以鐵棍刺其目，直入頭腦。末一刀，快削其右耳。倍爾納卽倒于亞拉虐之旁，在河邊荆棘堆下。惡人將其屍，亂斬亂砍，曰：此軀以償宰殺之牛。此血以補毀壞聖池之水。如此戲笑凌辱。每殺一人必用之。必曰：今可豎立十字，起造聖堂，付聖洗，成信人矣。

柏則高見外教人殺害修士，呼曰：先來害我，我曾毀爾佛像。仇人用鎗直刺其胸。柏下跪，手作十字形，舉目向天，曰：主曾爲我受長鎗之刺。今爲我所受之鎗，求主寬赦彼罪，遣發別位教士，領彼升天。仇人聞言大怒，一鎗直刺其喉，以畢其命。

安當方濟各最後致命。刀破其首，箭傷其身。安當日常作祭，必求

致命之恩。本日早上作祭，恭領聖血時，見聖爵內聖血，如湯而沸。以上所述，卽五位年輕教士致命之大畧也。天主聖旨，欲此俊傑之士，血流于地，以爲化彼土民之根種也。

該兇人既流教士之血，未足滿其毒心。再將到場從鐸之信人，亂砍亂斬，連害十五名。受傷者更多。傷後死者，亦有數人。既受重傷如死，繼而蘇醒者，多人。十七年後，受傷信人中，有尙在世界上者，証諸位致命事。開傷示人，有受至七傷者。

信人中，第一死者，乃葡人公匝落。一箭透其心，頃刻畢命。

印度人死者，特舉四名。因彼之出身，信德熱愛，足令人稱道傳世故也。四人中二人，乃教士之學生。一生名多明義，常隨伯爾納傳

教。伯命斬外教所敬之牛，多明義在焉。多明義好毀佛像，故外教人憎恨之。伊叔父以殺侄爲榮，取箭刺伊心，倒斃于叔之腳下。一生名亞爾方驤，見柏則高倒地，不驚不懼，安待兇人處置。手執柏則高日課經。黨人奪之，緊執不放。兇黨怒，斬斷其兩手，恐其逃亡，又砍斷其兩足筋。未卽死，受痛至明日。人見其猶生，乃絕其命。其他二人，一名保祿，一名方濟各，善表美行，足爲撒爾瑟德信人之依恃。保祿喜誦耶穌受難始末，及致命聖人傳。每感動流淚，切願致命，爲主散血。方濟各則爲信德之故，多次赴性命之危，望得致命之賜，且心存必得之意。一日，司鐸責其行爲，未免穉氣。答曰：請神父忍耐少許，我將致命，散我血，盡補我愆。

頭目人等，以爲殺仇之功已全，往佛像前，獻其染血兵器，求納復仇之祭。呼唱快樂，以信人之血，特以司鐸之血塗佛像，曰：神渴此血。方濟各亞拉虐受重傷後漸醒，徐徐匍匐隱藏於叢樹中。繼爲牧畜婦人所見。兇黨祭神回，只見四鐸屍首，而缺其一。覓之，婦乃指示焉。將晚，驅犬尋之，頃刻而獲。蓋其藏處，甚近故也。亞拉虐將死未死，喘息不已，流血滿地，奉獻于主。兇黨一得其所在，歡呼大喊，聲達村上。村人聞聲出視，婦人小子，各取一器，或斧，或刀，或削尖蘆葦，齊來刺之，砍之。受傷甚多，幾無完膚，如受凌遲之刑。時猶未死，衆人任意擊之，踐之，無所不爲。又拖至神像前，令其一足獨立，如待犯人然。術士令民強使亞拉虐俯首，作拜望神像之狀。亞

拉虐厲色發言曰、我非顛狂膽怯之人、拜望木石之主。一外教人聞言、舉斧劈開其首。餘衆舞跳歌呼、拖之繞神像二匝。後以繩縛其腰、放箭射之。每放一箭、呼曰、此乃造堂、立十字架者也。復以其血祭神。兒童以刺爲戲、直至饜足而止。

外教黨人通夜暴露五位致命者屍於被害之地。明日早、剝去死者之衣、拖至池井、倒投于水。以乾葉樹枝、浮鋪水面、遮蓋之、令尋之者不得其所。而聖教會乃出聖軀于羞辱中、高舉於祭臺之上、而恭敬讚頌之。

第十六章致命光榮

眞福致命日、一報信人從臥亞起程、聞此驚信、報于耶穌會鑒鐸

范立山時自日本回至印度，居高興地。然不知致命者幾位，致命者何人。惟隨口應云：司鐸蒙脫勿拉致命。然而非也。范司鐸意料既有致命，則祿多爾弗、柏則高當必在內。蓋知二司鐸之功德，宜爲天主所選也。

于是寫信于臥亞公學司鐸曰：修士被害，不宜使爾等憂悶。當令爾等喜歡。俾外教人知傳教被害，非但不減救靈之愛，更加爾情願爲義爲道千次散血之願。我同人爲主而死，不應有惻隱之心。當生倣效之意。余非謂失此俊傑之士，當毫不動情。然余樂彼致命光榮，甘心奉獻于天主及聖母。倘不如是想，則我以爲凌辱聖靈矣。望吾神父及在公學修士，如我所行。彼等既不在世，則我更

調教士之初意、不能不事更張。然我托賴主佑、必能妥置照顧一切。并彼之蒙難散血。必有益於土民歸化之事。勝于多年傳教之苦勞。但我未知死者何人。我以爲祿多爾弗及柏則高二修士、必在其中。而我已屢次托彼代禱矣。

范司鐸本不久將回歐洲、復命于羅瑪總統。欲將省長之職、付于祿多爾弗。今已致命而死、再欲薦舉、甚形棘手。

五修士致命日、適值依納爵亞材物鐸等致命週年之日。臥亞司鐸及諸修士、非常熱心云。

是晚、一信人逃回、報致命信。聞此悲喜交集之信者、立即傳之于省長。明晨省長聞悉其事。聖保祿公學內、得此飛報、不勝驚訝。長

命會集祈求衆人之心立時改易憂痛消去神樂頓生其樂之大
有不能禁遏不能言達者

惟省長則以失致命美機而不勝憂痛蓋陪送新會長初非柏則
高乃省長也故其謙下爲懷自責不德而不膺天主之選也

教士致命信霎時傳佈臥亞合城士民聞之非常震怒定欲爲教
士復仇遂擊鼓聚衆招集士兵千人葡人捐銀甚多以作軍費縉
紳之家皆往碼頭渡兵過河總督幾乎不能阻止但最顯憂痛者
莫如毛高爾國之欽差流淚不止哭祿多爾弗之死勝于喪厥生
父也回國報信在朝大臣各伸哀傷亞克白爾自悔放祿回去致
有此事雖不能效法祿之行事然亦嘆美愛慕之不止每念及祿

多爾弗必舉手向天曰，吁，此何世人，此實天神也。

迨民情稍平，於西歷七月十六日，省長同三十位修士，至瑪爾掛村，謹收致命遺屍。遣人往村索討，兇黨不肯交出。威嚇勸導，都不肯從。且堅兵列隊，會於平陽之地，以待信人，或葡人來擊，將拚命迎敵焉。炮臺守備葡人，遣使往還，與顧高林頭目傳話，調辦此事。豈知一早一夜，徒勞無益。諸司鐸于收屍一事，幾乎失望。忽有一印度紳士，合瑪爾掛村董，送一花押信，于顧高林董事頭目，令彼交出被害屍身，給送信人擡回。瑪爾掛董事，爲撒爾瑟德全地所重。于是兇黨取出聖屍，交于來人。

天已黑，忽報聖屍已近。省長速集修士學生，及本村信友，十字先

導至聖安當小堂待候。未幾，致命聖屍擡至，炮臺守備及其餘葡人將素布蒙蓋聖屍，置之小堂。又將聖屍速置枋板上，以便抬舉。妥置畢，自小堂迎出，向拉高爾地回歸。及見致命聖屍，皆覺感動于內，敬肅于外，有不可言語形容者。

有一司鐸報羅瑪修士曰：五位聖屍所顯之奇，足慰鄙懷。雖死二日有半，而臭氣全無。多有謂祿多爾弗之屍，馨香撲鼻。傷處流血，如乍死者然。胸中及肩之上傷，湧血甚多。我與他司鐸以手巾拭而收之，血仍流而不止。我扶之入殮，表衣盡爲之紅。頸傷血沸，宛若爲太陽炙熱而然。

致命後，約一百三十年，五位致命樞中，見帽子一頂，所染之血仍舊鮮明。日沒後

三下鐘，布置妥當，乃自聖安當小堂抬出，送至拉高爾村，聖母雪

地殿堂中。當時點燃之燈燭，及火把極多。余在羅瑪及他處，從未見有如此之盛禮者。耶穌會修士親抬聖屍，魚貫而前。祿多爾弗之屍在後，各士爭抬數時，以滿其願。唱經者在其傍，出堂咏唱頌謝吾主義撒厄爾天主，眷顧救贖厥民云云。再三唱因吾天主仁慈之心，照牖凡居暗處，及于死影之句。隨唱隨行，直至拉高爾村。如此熱心敬肅之禮，令我等心動淚流。以爲觀此致命聖屍，而不覺感動者，實非人心，乃鐵石腸矣。深夜中舉此盛禮，是令人追念聖教初時信人之殮禮也。到拉高爾村，一面掘地開井，一面安放聖屍于堂內。信民聚而觀者，高唱致命聖咏。唱畢，士民敬取聖物。頃刻間，致命者之指甲，已盡脫矣。民人特重祿多爾弗，故特取其

物。而珍藏之。諸事齊備，安葬聖屍。

亞拉虐葬于所用木櫃中，悉如其言。越日，瞻禮五

行聖婦省福祿撒與七子致命瞻禮。省長在五聖屍安葬之堂內，行大禮，唱本日彌撒。我等感動之甚，難以言盡。非但當時覺之，卽多時之後，亦覺如是。臥亞公學中，人皆得以振興。數月之久，惟談論致命事云云。

聖屍留于拉高爾堂，共十四年。繼欲遷葬他處。本地信民，敬愛聖骸，不肯放去。後于一千五百九十七年，新鑒會鐸，名尼各老比孟帶者，得以顯然遷葬于臥亞保祿堂內。

印度數城，及葡國數城，請遣亞拉虐修士聖骸，然終不可得。聖骸之珍重，從此可知。

一千六百年時、送祿多爾弗一臂于伊叔格勞特、耶穌會總統。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又送祿多爾弗一臂於納玻利府本鄉院長。柏則高之大聖骨、送于米那亞城。以後耶穌會及臥亞城、遭難之時、聖骨遷移高拉奧小堂內。時在一千八百年之前也。嗣于一千八百年後、臥亞總主教、移聖骨于主教大堂。至今聖骨猶有存焉。然大半已送羅瑪。

印度總督、爲死者復仇、奪兇黨之地、賞給縉紳家。而致命者之復仇、不在此、而在施布無數寵恩于撒爾瑟德海角全地。致命後五年、在投聖屍之井旁、建一小堂、取名致命之后。散血之地、圍以墻垣。士民敬之。卒立十字架一座于亞拉虐受箭之所。工築宏壯。三

處聖地、宛如三口活泉、流聖寵及聖跡于籲求之人。

第十七章多顯靈跡

天主欲顯致命者在天權能、使之多行靈跡。其奇跡總歸四類。一、井水療病。二、外教歸化。三、人前顯見。四、大施寵恩。

第一、井水療病。當小堂未建之先、信人料想聖屍投水、此水必神。病人到彼求治、果得所願。染病者、負魔者、獲愈甚多。未幾名此井、謂靈跡井。此水移之臥亞、亦得醫治各病。外教人中、亦有如信人、往求者。一千五百八十八年間、無數田鼠、食所栽甘蔗。隣小堂之外教人、求救脫此難、曰、爾等大能、田園在前、何難驅此田鼠。所求果允。遠堂之田、盡爲鼠食、而近堂者竟不受害。

許多靈跡、人雖盡知、然聖教會尚未查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印度聖會上、書于傳教部曰、祿多爾弗等屍身投入之井水、施恩寵于撒爾瑟德全境、多不可數。全島中人、特願高林與缶六大二村、信人、懇求教皇恩詔、說明該教士實爲信德而亡、得在致命之列、行敬禮焉。一千七百十五年、西歷十二月三十一日、省長本篤勿來依拉寫信于總統奧利伐曰、臥亞及白爾疊兩島、常遣人往汲此井之水。天主因致命者之轉禱、顯靈甚多。甚有未病而先汲以自防者。一千七百二十二年、省長若望奧利伐來書曰、願高林村上、飲小堂井水、得愈病者、數人。下年、台羅叔修士、聖名方濟各瑪利亞、載靈跡數條、郵寄歐土。惜于旋還時遺失。

信人之來、日益加多、致小堂不足以容納。故本地富翁、復建堂宇。祭臺正設在靈井之上。并畫五位致命修士像、放于祭臺上。蓋教皇吳罷諾第八、曾諭禁此等敬禮。撒爾瑟德地、尙未之知也。開堂之禮、極爲隆盛。授洗保守者一百餘名、是必致命者所悅樂無疑矣。

第二、外教歸化。化靈之寵、甚于治病之寵。伯多祿倍爾那在生時、嘗曰、此頑民之歸化、當在數教士致命之後。至此預言果驗。

致命後一年、受洗者共一千五百人。致命後三四年、來奉聖教者、先後五村。中有二村、同日奉教。又一年棄邪歸正者、前後共四起。一起、一大鎮羣歸聖化。此鎮、昔曾深恨信人、凡奉教受洗者、必以

箭射死之。顧高林村素恨聖教，不肯信主，得致命者轉禱洪寵，亦翻然改悔。一日，獻彌撒于聖母堂內，該村董事一齊入堂，俯伏祭臺前，求賜進教之恩。一千五百九十年，受洗者八百六十五人。一司鐸勸化小村九處，伊致書于羅瑪曰：我等作事之忙，從此可推。一千五百九十五年，一司鐸往聽病者神工，路遇外教人二百五十名，司鐸與之講耶穌基利斯督。衆卽歸化，共稱願奉聖教。如此講勸，倘在十五年前，彼外教人定將殺之不暇，決不歸化。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撒爾瑟德全境，共計信人三萬五千五百零八名。此歸化之功效，皆知非由他故，實爲致命人之故也。千五百九十五年，有致書于羅瑪者曰：外教人見聖教信德之勇毅，因而歸向聖

教民之化也。由教士之死。非爲主致命之明証耶。

耶穌會建立公學一所。于瑪爾掛村。取名聖神公學。迨耶穌會被逐之後。信友極盛之會口。一敗塗地。至今尙未振興。然行路之人。常見百步一十字。或大或小。處處都有。此致命人之所賜也。

兇惡之人。皆知遷改。而受重罰死者。惟一人。顧高林。一副本堂司鐸。黑夜聞犬狂吠聲。未知何故。問之于人。人有悉其事者。白于鐸曰。亞拉虐受傷後。躲于叢樹中。一人驅犬尋之。天主罰令得一痴症。狂叫如犬。此罰傳之子孫云。其罰之奇。亦証致命之眞。

第三。人前顯見。祿多爾弗等。爲主被難之日。有一班國司鐸。耶穌會士。名若望。反爾能臺斯者。身居本國。忽然神往。宛覩祿等致命。

情形。驚異而向主曰：爲何事主之人，讓人加難若此。當時若有應之者，曰：爲耶穌致命而死，死也何妨？死也何妨？

祿多而弗顯見于人，亦有數次。千五百八十六年，有一富翁，乃得兇人之地產者，名伯多祿。臺加斯脫老將回葡國，意將所得產業，行一善舉。時范司鐸正欲于臥亞城立初學院，苦無資費，托一修女求主。修女于祈禱中，忽然慮及得財產，有減修院貧苦之願。倏見一人身發皓光，釋其疑曰：我乃祿多爾弗，爲愛主及信德，散血于此。未幾，加斯脫老將彼處產業，盡讓于初學院，可供養四十修士。

一千七百十三年，一納玻利府貴人，不愛耶穌會，壓聞讚美祿多

爾弗如致命聖人者，并且將讚美之人，顯然責備曰：彼之死也，並非致命，乃出於偶然，無異行路人之遇害於野人手也。是夜，祿顯見，嚴責之曰：爾認識我否？貴人驚曰：否。曰：我乃祿多爾弗，卽爾昨日所凌辱者。後貴人述其事於主教。從此，不爲侮辱之人，而爲讚美之人矣。

又有一彷彿之事。公爵三米那拉，有弟名安當斯比納爾利，耶穌會士也，與祿多爾弗熟悉，相愛甚深。安當知兄之門庭內，有僕役吏胥，不盡遵規矩者，勸兄剔私除弊，以正規矩。兄從之。因此屬下人等，多有心滋不悅者。另有一人名斯甘郎地，你大抱不平，滿腔忿恨。此僕臥在公爵外房。房中懸耶穌會士像數幅，中有祿多爾

弗及其同伴之像。一日僕役人等會集此房談論。出不平之語。忿恨之聲。而斯甘郎地你比衆疾恨。怪怨安當。斯比納爾利及他耶穌會士。他僕曰。勿毀彼神父。彼乃善士。好行善工。卽指祿多爾弗像曰。請看彼爲信德而致命。斯甘郎地你應曰。你信彼是致命者。實因竊取人家園內菓子。被人擊死。卽非致命。彼已死者。必不復活而來。證彼致命與否也。傍人聞此侮辱。各大笑而散。是夜公爵房內事畢。該僕照常睡在外房。酣睡間。忽聞呼喚聲。張目視之。見一人異光四射。如像上形。問曰。認識我乎。僕曰。認識。曰。爾見天主如何光榮致命之人。非如爾所妄想。謂爲犯罪被罰者也。爾妄言之。并欲令人信爾所言。嗣後當正爾脣舌。特正爾行爲。否則爾

將險死。受永遠之罰。此人驚駭之至。呼喊之聲。達於房外。公爵大臣速起問故。僕受驚半死。勉強述其事。天明。乃往聖堂辦神工。遵祿訓。改厥行爲。入方濟各修會。

祿致命後。未幾。在撒爾瑟德地。一童子棄邪歸正。領洗聖名伯納定。受洗日。二親爲難非常。逼其背教。童不從。二親防其逃亡。拘而閉之于室。禁已十日。童忽見祿多爾弗。及柏則高顯見。童素識二鐸。見柏則高如生。舉右手喚之。語曰。伯納定。毋懼。毋懼。遂勸其忍耐。并許不久可得助佑。後不多日。童果得出。逃至臥亞城。得于昭事無阻。

顯見中最有名者。莫如見于耶穌會士方濟各瑪斯脫利利。此修

士已得聖方濟各沙勿畧神示，將致命于日本。祿多爾弗等見之，以堅固其望。一千六百三十四年，西歷七月十四日，賢士往羅肋德聖堂行依納爵亞材物鐸等，及祿多爾弗等，二起致命週年慶日。通夜行祈禱之功。天上母皇降臨垂顧，二隊致命者環侍之，爲瑪斯脫利利跪求母皇，賜以致命之恩。聖母垂允，賢士宛若神馳。日本臨刑致命。四年後，修士果得致命，足証默示無悞。時在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西歷十月十七日。

第四、大施恩寵。眞福加祿斯比諾拉在納玻利府讀書時，忽聞撒爾瑟德致命之信。時已有志修道，未曾擇定當進何會。及聞祿多爾弗致命之事，決意進耶穌會，而效法之。加祿出身貴顯，神潔形

清不異祿多爾弗。乃又法其棄絕世俗，進耶穌聖會。常求傳教印度。遣至日本，得受火刑致命。嘗在阿母拉監中，繕稟于總長維得來斯基。謂平生因祿多爾弗得三大恩。卽入會聖召，傳教宏錫，致命異寵也。

祿致命後一月，類思公撒格在班國京都，得善導聖母諭，入耶穌修會。如此異恩，從伊表兄祿多爾弗而來，亦無不可信。類思於二年中修志被阻，而足以固其心志，堅其盼望者，亦莫如伊表兄祿多爾弗被人磨難，卒至成其金石之志，有以感之也。

鮑愛米國高毛都地，有耶穌會公學在焉。異端人無故仇恨。一千五百九十一年，西歷七月半，洶湧前來，噪鬧毀擊。公學諸修士適

行祿多爾弗等致命週年日，遂預備爲義致命，步武前人，然卒免於難。後異端人認罪息恨，親來服禮。

祿多爾弗之三兄，亞弟盎伯爵，常求安死善終之寵。一夜，諸從僕既去左右，見弟祿多爾弗像邊，有微火一道，光燄不息。每夜如此，有七月之久。藉知天主因伊弟代爲轉禱，暗示終期。於是竭誠預備，果得安死善終。

所顯靈跡如此之多，士民恭敬之心，亦由此而起。故於下章，將其敬禮光榮，畧述焉。

第十八章敬禮光榮

教皇吳罷諾第八，頒發諭旨，布告天下，凡教會未曾列入真福品

級之人、不得顯然恭敬。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三十一年、撒爾瑟德爲致命者、顯然公行半敬之禮、在頒發諭旨前、四十有八載。當時主教與樞機大臣、及教化皇、非但不禁行此敬禮、且顯然准行之。教宗吳罷諾出諭之後、停此敬禮、然此非出于理之所不可行、實出于格外謹慎與聽命之故也。蓋上諭未發之前、本無此敬禮者、自不可于上諭已頒之後、起而行之。若上諭未發之前、已有此敬禮、且行之已歷四十餘載之久、原無不可照常而行。故欲照常行此敬禮五位致命、只須証此敬禮。果否已歷四十餘載、而此非難事也。

昔者五位致命之屍、安葬于拉高爾村、無非榮耀之也。衆人皆知

亡者、不需世人祈求。倘或爲之代禱、非愛之、乃辱之。故鑒會司鐸范立山、聞彼被害而死、不照常例發通功單、惟命每鐸獻祭一臺、感謝天主。以後臥亞人、每年行五位致命週年慶日、必講道以讚美之。耶穌會總統聞之、雖行禁阻、然推原其意、因伊侄在其中、恐人見其有偏愛之故。故聚侍前總鐸、及超性學士商議。時蘇亞類思與倍拉而孟二學士、亦預此議、皆謂可以准行。蓋彼之爲主致命、毫無疑義也。

一千六百年、及一千六百二十九年、臥亞總主教兩次查考致命之事。首次謂本主教查考。二次謂代教宗查考。前後兩次、查得致命之事、明確有証。

顧高林信友及改過之數兇人，懇奏教宗，申明被害教士實屬致命。夫教士之死，及其死之之故，能確知之者，莫如撒爾瑟德之本
地人也。

致命之事，漸傳至臥亞及印度之外。范司鐸將此事畧繕稟總長，總長轉呈教皇額我畧第十三及諸樞機大臣。彼等皆以此死確爲致命。故當時口稱祿多爾弗等爲眞福者。教宗閱范司鐸之信，感動甚深。因是外人謂爲列入眞福品級，其時不遠云。

五位致命之像，印刻在羅瑪，呈之教宗額我畧第十三位。教宗受而口親之，以示敬愛。樞機大臣等，如教宗而親之。此像傳布羅瑪士民珍而有之。於是信人仰求之者甚多。

一千五百九十年西歷三月初六日教宗額我略第十四位陞祿多爾弗嫡弟名奧帶物爲樞機大臣詔中提及伊兄爲道而死教宗稱彼爲主致命士民從而道之固所宜也。

聖安德肋初學院有祿多爾弗傳末載曰伊在印度得致命榮冠故教宗申明其爲眞福者其時像上頭加皓光冠手執得勝枝。

一千六百零三年羅瑪小堂內懸祿多爾弗像首加榮光題曰眞福耶穌會士祿多爾弗亞瓜味伐解衣露項爲基利斯督受刃耶穌會史記撒基你司鐸寫祿多爾弗傳顏其書曰眞福祿多爾弗及其同伴致命傳。

一千六百零六年聖依納爵耶穌會祖列入眞福品刊刻其傳書

首有聖祖像、像下附祿多爾弗小像。標曰：眞福祿多爾弗及其同伴。

人知聖若望、倍爾格孟、撫錄素好之幾位聖人傳、中有祿多爾弗傳。題曰：眞福祿多爾弗亞瓜味伐。

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方濟各玻爾日亞列入眞福品級。耶穌會鐸、塞巴利當衆語曰：此聖人、乃收眞福祿多爾弗入會者。

恭敬証據中、最足動心者、莫如祿父亞忒里公爵所爲。印度報祿多爾弗等致命之信、甫到羅瑪。格勞特亞瓜味伐速報其兄。信中有云：照印度來信細情、則祿多爾弗係致命無疑矣。信到時、適公爵大臣抱病在床。聞此喜信、起床、下跪謝主、感激涕流。覆弟書曰：

兄有二件事、曾覺所失甚多。二年之中、獻吾弟、獻吾子、是也。今見二人皆得高陞、弟爲總統、兒爲致命。侄之陞高、叔父亦當垂涎也。兄沾此大寵、深懼負恩、增我罪戾。公爵隨命合府、都穿吉服、行慶禮、以謝主。亞忒里地、四處懸燈、大施哀矜、慶禮三日、深感天主洪恩、選其家中一人、成功致命。公爵府內、祿多爾弗舊時之房、作爲敬慕之處。後每年西歷七月十五日、如前慶禮、直至教宗吳罷諾第八位禁止之年。

祿之兄亞弟盎伯爵、敬重伊弟之禮、不遜于亞忒里地。命所屬三日罷工、行慶禮。猶恐工人度日艱難、分施三天工食。

柏則高及別位致命者、在伊本鄉、亦有行歡慶之禮者。

自教宗吳罷諾第八位禁止之後，祿等列入眞福品級之事，耽時不少。因致命之事，昔曾查確者，盡廢不用，須待重新確查，然後再議。然待之愈久，正使厥功愈大，而成之之榮愈盛也。

再者，當時之聖跡，明示將來榮光之兆。臥亞禁修院中供耶穌會有名之士肖像若干幅，致命者，有得勝枝在手。及教宗吳罷諾第八位禁止此事，乃命畫人塗去手中得勝青枝。數日後，印度總督入院遊看，見祿多爾弗與同伴像，手執青枝，而其餘致命像上，塗去無遺。訝曰：何如此偏意分別耶？及近視之，則見祿多爾弗等之青枝塗去復青。

撒爾瑟德致命列品之事，耽延于教皇禁止之後。直至一千八百

年以後、耶穌會總統當部利你、命再查考其事。千七百十三年、西歷八月二十八日、禮部定再考其事。教宗格肋孟德第十一位、復准禮部所斷。臥亞查考準確之事、禮部復然之。千七百二十一年、西歷正月十四日、會集第一次預備查考致命之事。下年西歷正月十三日、以列品之事、送之禮部、爲行第二次查考。會議大臣莫不是之。故大有望于禮部將來大會、准其被害者實係致命。

教宗依諾珍爵第十三位、蒞此大會。樞機大臣多祿默依、將致命來歷事景、奏誦教宗之前。末云、倘彼等之死、尙不爲致命、則顯違明明白白之事。語彼不是致命、較之謂彼不死于印度、有更覺難言者。然樞機大臣加伐機、你從中質難。人不能對。于是又須四十

年再加查問之功，然後釋難。

千七百四十一年，西歷五月十六日，禮部大會，教宗本篤第十四位蒞焉。准彼真是致命，衆口一辭。會集出，樞機大臣倍羅加曰：倘須二奇跡，爲列入真福之品，我等已得其一矣。蓋會集者如此之衆，而竟衆口一辭，此非奇跡乎？教宗本篤第十四位，末云：致命與致命事故，已明証矣。

本篤教宗登極之前，曾語記憶列入聖品前事，與近事，從未見確証致命，如此番之有據者。蓋親見致命事，而爲見証者，二十餘人。聞之于親見之者，甚多。且有兇手亦來作証。此事甚難得也。

本篤教宗之定論，大起信人恭敬之心。刊印五位致命像極多，傳

布意大利國。天主仁慈，顯一聖跡，在巴來爾默府。一婦初產，得不治之病，疼痛難當，火功刀力，盡爲無益。一耶穌會輔理修士，是病婦族中人，囑其求佑于新致命人。婦從之，熱心懇禱，卽得所求。非但疼痛立止，且瘡處全愈。昔日刀火之痕，一齊不見。外科醫生來查察之，自謂目見奇跡。聖會嚴于查考，而公然准此聖跡。

繼而耶穌會際遇亂世，如真主居世，被棄于人。故聖人致命，與聖跡之舉，全全放手。不但于祿多爾弗等事，而于他位賢士亦然。

當今教皇良第十三位，卽定立印度全地聖教會爵秩之序，復取祿等致命事，而列入真福之品。教皇准免第二聖跡，惟諭復准致命事。准後，于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西歷正月初六日，教宗申明可

妥當進列眞福之品。未幾行眞福敬禮于伐棣岡宮中。教宗跪在
撒爾瑟德致命祿多爾弗亞瓜味伐亞爾方騷柏則高伯多祿倍
爾那安當方濟各方濟各亞拉虐聖骨前。諸眞福者宜聽教宗所
求爲聖教會特爲印度大地得許多效法宗徒傳教之士。



